

肖申克的救赎

文 / [美国] 弗兰克·达拉邦特

译 / 石 语

1. 内景,小木屋,夜,1946

一间黑漆漆的空屋子。

门被撞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进来。他们显然是喝醉了,看样子已经欲火中烧。门一关上,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撕扯对方的衣服,亲吻并互相抚摩。

男人摸索着,想把灯打开,结果却将灯碰倒。不过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扯开她的外衣,双手按在她的乳房上。她呻吟着,迎合着他的动作。他将她推到墙上,撕开她的裙子。我们能听到织物撕裂的声音。

他将她推靠在墙上,迫不及待地开始和她做爱。她叫出声来,头撞在墙上却全然不顾,双手抓紧他的后背,身体迎合着他并不时地颤抖着。她的双腿缠绕在他的身上,被他带到床边,两人倒在床上。

镜头向后拉,从窗口退出……

2 外景,小木屋,夜,1946

这是树林中的一座小木屋,里面那对男女的叫声打破了夜的寂静。

镜头沿着林间小路向后拉,他们的声音与夜里蟋蟀和猫头鹰的叫声混和在一起,听得不那么清楚了。

我们开始听到树林里微弱的音乐声,声音很弱但听起来不太和谐。镜头继续向后

拉。

镜头中出现了一辆小轿车。一辆 1946 年款的顺风停在一块空地上。

3 内景,顺风车内,夜

安迪·迪弗雷纳,二十五六岁,戴一副有框眼镜,身着三件套。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个受人尊敬的可靠公民,看上去甚至有点儿过于驯服;很难想象他会对人造成危险。但现实远非正常情况。他头发凌乱,胡子也没刮,而且喝得烂醉。他嘴里叼着根烟,眼睛冷冷地盯着路前方的小木屋。

他能听到他们在里面做爱的声音。他举起一瓶波旁威士忌酒,又放了下来。收音机里响着轻柔的歌曲,悲伤地,浪漫地,似在嘲弄他:

“你走出了梦境,

你实在太美好……”

他打开储物箱,从里面拽出一件用布包裹着的東西,将它放在腿上,小心翼翼地将其打开……

里面是一把点 38 口径的左轮手枪。黑色,油光锃亮,透着一股杀气。

他抓过一盒子弹,结果撒得到处都是。他笨拙地从腿上拾起几颗,坚决地、有条不紊地将它们推进了枪膛。一共 6 颗。他的

目光再次盯在小木屋上。

他关掉收音机。树林里只剩下远处那对男女的呻吟声。他又喝了口酒,似乎在为自己壮胆,接着推开车门,从车里走了出来。

4 外景,普利茅斯,夜,1946年

拷花皮鞋踩在碎石上发出嘎吱声。地上散落着一些子弹。波旁酒瓶掉在地上。

他朝着木屋走去,脚步有些踉跄。走得越近,小屋里做爱的声音听得越清楚。那对情人达到了一次高潮,声音几近疯狂。渐渐地,激情转为有节奏的喘息声。

女人(画外音):噢,天哪……噢……

安迪停下蹒跚的脚步,想听听里面要说什么。那女人因达到高潮而发出喊叫。这喊叫声如同碎冰锥一般刺进他的心里。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希望那声音能够停止。

声音最终止住了。像是警报声逐渐消失。只剩下短促的、高潮后的喘息声。我们能够听到疲惫的笑声和满足的呻吟。

女人(画外音):噢天哪……真是太——好了……你是最棒的……我所经历过最棒的……

安迪这个悲伤的小男人,站在林中的小路上,任眼泪在脸上流淌。上了子弹的枪松

松地握在手中,垂在身旁。

5 内景,法庭,白天,1946

陪审团像是一排在橱窗中展览的模特,脸色苍白,神情茫然。

地方检察官(画外音):迪弗雷纳先生,请描述一下你妻子被害当晚你与她的遭遇。

安迪·迪弗雷纳站在证人席上,双手交叉。他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也精心地梳理过。他开始讲话,语调温和而慎重:

安迪:非常痛苦的经历。她说她很高兴我什么都知道了,她说已经厌倦了像这样偷偷摸摸。她说想和我去雷诺离婚。

地方检察官:你有什么反应?

安迪:我说我不会同意的。

地方检察官(指着手中的记录):“等不到去雷诺你就会进地狱的。”据你的邻居们所做的证言,这就是你当时说的话,迪弗雷纳先生。

安迪:也许是吧。我真的记不清楚了。我当时非常难过。

地方检察官:你和你妻子吵架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安迪:她打点行李,去投奔昆廷先生了。

地方检察官:格伦·昆廷。乡村俱乐部



高尔夫教练。你最近发现的她的情人。(安迪点点头)你跟踪她了吗?

安迪:我先找了几家酒吧。接着,我决定开车去昆廷先生家找他们。他们没在那儿……所以,我停了车……想等等看。

地方检察官:有什么企图呢?

安迪:我也不太清楚。我脑子一片混乱,因为喝醉了。我想大概是想吓吓他们。

地方检察官:你身上有枪?

安迪:是的。我有。

地方检察官:他们回来后,你闯进房子,杀了他们?

安迪:没有。我酒醒后,意识到她不值得我那样做。我决定尽快和她分手。

地方检察官:的确是尽快分手了。用一把点 38,包在毛巾里面以减弱枪声。是不是这个意思?接着,你又杀了她的情人!

安迪:我没有。我回到车上,开回家,睡了一觉。路上,我停车,把枪扔进了皇家河。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说清楚了。

地方检察官:是的,你说过。不过我搞不清楚的是,第二天早上清洁女工在床上发现了你妻子和她的情人,他们被点 38 口径的子弹射得满身是洞。你没有惊讶于如此惊人的巧合吗,迪弗雷纳先生,还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感觉?

安迪(轻声地):是的,我感到惊讶。

地方检察官:对不起,迪弗雷纳先生,我想陪审团没有听清你说的话。

安迪:是的,我感到惊讶。

地方检察官:惊讶什么?

安迪:惊讶于如此惊人的巧合。

地方检察官:噢,是这样,先生,我们颇有同感……

地方检察官:根据你的说法,在案发前,你已将枪扔进了皇家河里。这听起来倒很省事。

安迪:这是事实。

地方检察官:你还记得明彻警官的证词吧?他带人在河里打捞了整整 3 天,却没能找到你的枪。这样,就没法用你的枪和从那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中取出的子弹进行比对了。这就更省事了,是吗,迪弗雷纳先生?

安迪(无奈地苦笑):先生,由于我在这起案件中是无辜的,所以枪找不到对我来说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6 内景,法庭,白天,1946

地方检察官开始进行他的总结陈词,陪审团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地方检察官: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了解了所有的证据,弄清了事实的真相。被告,迪弗雷纳先生,曾在犯罪现场出现过。我们收集到了他的脚印、汽车轮胎印,撒落在地上的印有他的指纹的子弹。打碎的酒瓶上同样有他的指纹。最重要的是,我们还知道,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和她的情人死在了对方的怀里。他们确有罪,但是真的罪该致死吗?

他指了一下与辩护律师安静地坐在一起的安迪。

地方检察官:我猜迪弗雷纳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而且我猜他已经在今年,1946 年 9 月 21 日的晚上实施了这项判决,4 颗子弹射向他的妻子,另外 4 颗射向格伦·昆廷。但是,如果你们再想一想,仔细想一想……

他拿起那把左轮枪,在陪审员的眼前快速旋转着弹膛,好像狂欢节时,迎宾者快速转动着幸运轮盘。

地方检察官:一把左轮枪只能装 6 颗子弹,而不是 8 颗。我提醒大家,这不是一时冲动犯的罪!那虽然同样不能被原谅,但至少还可以理解。不,这是出于残忍和冷血的本性而进行的报复。想想吧!每位受害人

都中了4枪!不是开了6枪,而是8枪!也就是说,他打光了子弹……接着重新装上子弹好继续朝他们开枪!每人一枪……正中头部。(几位陪审员打了颤)我说完了。你们都是正直虔诚的上帝的子民。你们清楚该怎么做。

7. 内景,陪审团房间,白天,1946

镜头沿着一张长长的桌子,依次拍摄每一位陪审员。这些正直虔诚的子民边啣着油乎乎的嘴唇边啃着玉米棒,正全神贯注地享用着法庭提供的炸鸡晚餐。

声音(画外音):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我们看到陪审团团长站在桌头,统计着表决结果。

8. 内景,法庭,白天,1946

安迪起立站好。法官望着他,在法官身后的墙上蒙着眼的正义女神的浮雕。

法官:你的无情与冷酷令我感到震惊,迪弗雷纳先生。看着你,我就会感觉全身发冷。现在,我以缅因州赋予我的权力宣布你被判处连续两次无期徒刑。审判到此结束。

他敲响了手中的小木槌。

9. 一扇带铁栏杆的大门

门被打开,发出巨大的响声。门里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镜头推进。7个面无表情的人,顺着长桌并排而坐。他们面前是一把空椅子。这是肖申克监狱的听证室。

10. 内景,肖申克监狱听证室,白天,1947

雷德走进来,摘掉帽子,站在椅子旁边。第一个人:请坐。

雷德坐下,挺直腰板。椅子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第二个人:我们从你的档案中了解到,你被判处终身监禁,现已服刑20年。

第三个人:你觉得自己改过自新了吗?

雷德:是的,当然,先生。我已经吸取了教训。老实说,我已经洗心革面,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危害。我说的是事实,无半点儿虚假。

那几个人看着他,其中一个强忍住没有打哈欠。

特写——假释表格

一个大橡皮章盖下来:表格上出现了红色的“驳回”二字。

11. 外景,操场,肖申克监狱,傍晚,1947

顶端布满了电线的高高的石墙,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监视塔。操场上有100多名犯人。有的在玩接球,有的在玩掷双色子,还有的在聊天或做着交易。现在是放风时间。

雷德出现在渐晚的天色中,他头上戴着帽子,毫不招摇地弓着腰穿梭于活动的人群中,与犯人们打着招呼。在这儿,他可是个重要人物。

雷德(画外音):我想,在每一座美国监狱里都有像我这样的犯人。我能帮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香烟:如果你有特殊喜好,也可以弄到一小袋大麻卷烟;为了庆祝你孩子高中毕业我可以帮你搞一瓶白兰地。几乎所有东西,只要合情合理。

他扔给一个人一盒烟,手法迅捷,如同变戏法。

雷德(画外音):没错,我就是这儿的西尔斯与罗巴克^①。

从主监视塔上响起了两声短促的警笛。所有人都将注意力转移到大门口。外面的门打开,门外开进来一辆灰色的监狱巴士。

^① 西尔斯与罗巴克公司,著名大百货公司,1886年由理查德·W.西尔斯和阿尔瓦·罗巴克创办于芝加哥。——译者

雷德(画外音):所以,当1949年,安迪·迪弗雷纳找到我,要我帮他搞一张丽塔·海沃斯的海报时,我对他说没问题。而事实却远非我想象。

犯人:新来的!今天有新来的!

雷德跟海伍德、斯基特、弗洛伊德、吉格、厄尼,还有斯努兹站在一起。所有的犯人都拥到围栏前,想逗逗新来的犯人,只有雷德和他这帮人爬上露天座位,舒服地坐在那里。

12 内景,监狱巴士,傍晚,1947

安迪坐在汽车尾部,手上和脚上都铐着铁链。

雷德(画外音):安迪是1947年上半年进的肖申克监狱。因为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和与她偷情的家伙。

汽车缓慢向前行驶,穿过层层狱门。安迪四下望去,视线被监狱的高墙挡住。

雷德(画外音):在外面时,他曾是波特兰银行的副总裁。如果你知道那个年代的银行是多么保守,你就会明白,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那的确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监视塔警卫:警报解除!

警卫们手持卡宾枪靠近汽车。车门打开。新到的犯人排成一队开始下车,他们沮丧地环顾着围观的犯人。安迪被绊了一下,撞在他前面的人身上,几乎把那人弄倒。

警卫长拜伦·哈德利抡起警棍,朝安迪的背上打来。安迪跪倒在地,发出疼痛的喘息声。围观者发出嘲笑和喊叫声。

哈德利:赶快起来,不然当心我让你再也起不来。

13 露天座位上

雷德:他们下来了,小伙子们。

海伍德:从没见过这么难看的大便。

吉格:不是你拉的吗,海伍德,你看上去那么……

弗洛伊德:打个赌,怎么样,雷德?

雷德(掏出一个小本和一支铅笔):烟还是硬币,你们说了算。

弗洛伊德:烟。给我写上,我赌两根。

雷德:过滤嘴的。你赌谁?

弗洛伊德:那个瘦高个,正数第三个。他肯定是第一个。

海伍德:胡扯。我跟你赌。

厄尼:我也赌。

其他人也举起手。雷德记下了名字。

海伍德:你输定了,小子。

弗洛伊德:你这么聪明,那你赌谁。

海伍德:我赌那个胖脸肥臀的家伙……让我看看……正数第五个。我赌5根。

雷德:5根烟赌那个“肥臀”。有人跟吗?

更多人举起手。安迪和其他人一起向前走着,被铁链拴着的关系,他们只能迈着婴儿一样的小碎步,在嘲笑和叫喊声中显得有些畏缩。老犯人们摇晃着铁围栏,想把新犯人吓住。一些胆大的新犯人则回以高声,但多数人看起来很害怕。尤其是安迪。

雷德(画外音):我必须承认,第一次见到安迪时,我的确没把他放在眼里。也许他在外面很厉害,但在这儿,他也不过就是个穿灰色囚服的混蛋。看上去,一阵小风就能把他吹倒。这就是我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

斯基特:你呢,雷德?

雷德:走在最后的那个家伙。就是他了。我赌半盒。有跟的吗?

斯努兹:真是豪赌哇。

雷德:快点儿,伙计们,有谁想证明我是错的?(几只手举了起来)弗洛伊德,斯基特,乔,海伍德。4位勇士,每人10根。好了,先生们,此窗口现在关闭。

雷德揣起小本。扩音器里传出声音:

声音(扩音器里的):晚间点名就要开始,请回到各自牢房。



14 内景, 新犯人检查区, 傍晚, 1947

新犯人进来。警卫们打开镣铐。铁链落在石头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

哈德利: 向前看。

典狱长塞缪尔·诺顿走上前来。这是一个面无血色的男人, 他身着灰色制服, 衣领上别着一枚教堂形别针。看上去让人觉得, 他尿出尿都是冰凉的。他用冷酷的目光打量着这些新来的犯人。

诺顿: 这位是哈德利先生, 警卫长。我是诺顿先生, 这里的典狱长。你们都是罪人和渣滓, 这就是你们被送到我这儿来的原因。规则一: 不许有褻神之举。我不能原谅这所监狱里的任何人轻慢地提到上帝的名字。其他规则你们自己会慢慢了解的。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犯人: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

接到诺顿眼神的暗示, 哈德利走到那个犯人跟前, 冲着他的脸大喊起来:

哈德利: 我们叫你吃时你就吃! 我们叫你尿时你就尿! 我们叫你拉时你就拉! 我们叫你睡时你就睡! 你这个混账东西!

哈德利用警棍戳向那个犯人的肚子。

那人跪倒在地, 喘着粗气, 缩成一团。哈德利重新站回到诺顿身边。

诺顿(轻声地):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人做声) 我只相信两样东西: 纪律和《圣经》。在这里, 你们两样都要接受。(举起一本《圣经》) 把你们的灵魂交给上帝。你们的人属于我。欢迎来到肖申克。

哈德利: 脱掉衣服! 还等我再说一遍吗?

犯人们迅速地脱光了衣服。几秒钟之后, 他们全部裸体着站在那儿。

哈德利: 第一个, 进去洗澡!

哈德利将第一个犯人推进了一间开着门的牢房里。两名警卫打开灭火用的水管。犯人发出急促慌乱的喊叫声。几秒钟后, 水断了, 第一个人被拽出来。

哈德利: 给这团大便好好消消毒! 下一个进去!

大量白色的灭虱粉朝第一个犯人撒来, 弄得他浑身都是。他一边喘着气, 咳嗽着, 一边使劲眨着眼睛, 因为灭虱粉也撒进了他的眼睛里。他被推进了领东西的牢房。负责发东西的警卫从一个小窗口递给他一小

擦东西——狱服和一本《圣经》。犯人们一个接一个快速地进行着——一顿暴冲,灭虱粉,狱服,以及一本《圣经》……

15. 内景, 医务室, 夜, 1947

一名全裸着的犯人走到医生面前,接受粗略的健康检查。

医生用一把小手电照照他的眼睛、耳朵、鼻子和喉咙。

医生: 弯下腰。

犯人照做。一名警卫嘴里横叼着一个手电筒,看了看那犯人的屁股,然后点了点头。下一个过来的是安迪。他接受了同样的检查。

16. 内景, 监狱的小礼拜堂, 夜, 1947

镜头扫过这些全裸着的新犯人,他们坐在硬木椅子上发抖,腿上放着自己的狱服,《圣经》翻开着。

牧师(画外音):……让我躺在绿色的牧场上。他带领我经过静静的河水。他修复了我的灵魂……

17. 内景, 第五区牢房, 夜, 1947

每侧3层牢房,钢筋水泥铸成,呈现出水泥本来的灰色。安迪和其他人走了进来,他们仍旧全裸着,手里拿着狱服和《圣经》。牢房里的犯人用嘲笑、怪笑和大笑问候着他们。新来的犯人们被一个个带到自己的牢房前,随着铁门“咣啷”一声响,被关在各自的牢房里。

雷德(画外音):毫无疑问,到这儿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他们强迫你光着身子到处走,好像你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让你阅读《圣经》以获得新生。而他们向你撒的灭虱粉会让你感到全身烧灼,眼睛都快被那东西弄瞎了……

雷德从他的牢房里望出去,胳膊搭在交叉铁栏杆上,指间夹着一根烟。

雷德(画外音):……当他们把你关进牢

房,锁上牢门,这时你才知道一切都是真的。原来的生活成为过眼云烟……地狱里漫长、残酷的生活已经在面前展开……什么都没有剩下,惟有对过去一切的回忆。

雷德听着下面铁门的“咣啷”声。他看着安迪和其他几个人被带到二层。

雷德(画外音):多数新来的,在第一晚就会被逼得半疯。一些人会忍不住大哭起来。每每如此。问题是,谁将是第一个?

安迪被带过去,他的牢房在第二层的末尾。

雷德(画外音):我想,这很值得一赌。我把赌注下在安迪·迪弗雷纳身上……

18. 内景, 安迪牢房, 夜, 1947

牢门锁上。安迪被独自关在牢房里,手里抓着自己的衣服。他四下望去,熟悉一下这个新的环境,然后慢慢穿衣……

19. 外景, 肖申克监狱, 夜, 1947

缅因大地上矗立着邪恶的高墙。月亮低垂在死气沉沉的夜空里。一辆火车经过这里,车前灯刺破了夜的黑暗。

20. 内景, 雷德牢房, 夜, 1947

雷德躺在自己靠墙的床铺上,朝天天花板扔出一个垒球,又接住它。他停了下来,听见了什么声音。下面脚步声越来越近,不慌不忙地,在石墙之间发出空洞的回应。

21. 内景, 第五区牢房, 夜, 1947

低角度镜头。一名警卫慢慢地出现在镜头当中。

警卫:熄灯啦! 晚安,女士们。

灯逐个熄掉。警卫走出去,脚步声越来越远。黑暗。寂静。镜头向上移至雷德的牢房。

雷德(画外音):我还记得自己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想起来好像太久以前的事了。

黑暗中隐约可见雷德,他靠在铁栏杆

上,耐心听着,等待着。下面传来微弱的、令人极不舒服的窃笑声。

声音飘荡在整个大楼里——

各种声音(画外音):鱼儿,鱼儿……你们会喜欢上这儿的,鲜鱼。这儿的一切……会让你希望你爸从没干过你妈……记下来了吗,鲜鱼?鲜鱼?会提问的噢。(有人大笑。)嘘——快记下。看守要听到了……鱼儿,鱼儿,鱼儿……

雷德(画外音):这些家伙总要从新来的鲜鱼中钓上几竿……不钓到几条他们是不收手的。

各种声音继续,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22 内景,各个牢房,夜,1947

多数新来的犯人都沉溺在沉默中达到几乎崩溃的程度。一个犯人像笼中的困兽一样在牢房里走来走去……另外一个坐在那儿,把自己的手指咬得出了血……还有一个小声啜泣着……第四个正向马桶里干呕……

23 内景,雷德的牢房,夜,1947

雷德依然靠在铁栏杆上等待着。一边吸着烟,一天听着动静。他探头朝安迪的牢房望去。没有动静。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24 内景,“肥臀”的牢房,夜,1947

“肥臀”在努力压抑着自己的哭声。

海伍德(画外音):这地方也不赖。我会带你到处看看,让你感觉像在家一样。我想那些同性恋肯定愿意跟你交好……谁让你长了这么个粉白的大屁股……

“肥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发出绝望的喊叫:

“肥臀”:噢,天哪!我不应该来这儿!我要回家!

25 内景,海伍德的牢房,夜,1947

海伍德:是“肥臀”。

26 内景,整个第五区牢房,夜,1947

整个大楼开始沸腾。“肥臀”一边大叫,

一边撞着铁栏杆。大楼里又开始回响起可怕的声音:

声音:鲜鱼……鲜鱼……鲜鱼……

“肥臀”:我要回家!我要找我妈妈!

声音(画外音):我干过你妈!她好像也不怎么样!

灯忽然亮了。警卫们拥了进来。哈德利走在最前面。

哈德利:天杀的,你们在搞什么鬼?

声音(画外音):他亵渎上帝的名字了!我要告诉典狱长!

哈德利(对着那声音):你告诉他时,我的警棍就插进你的屁股里!

哈德利走到“肥臀”的牢房前。

哈德利:猴崽子,你哪根筋不对了?

“肥臀”:求你了!他们弄错了!我不该在这儿!不是我!

哈德利:我可不会数到3!连1我都不数!在我给你唱催眠曲之前,你他妈赶快闭上嘴!

“肥臀”放声大哭,已经完全崩溃了。

哈德利抽出警棍,示意其他警卫将“肥臀”的牢门打开。

哈德利将“肥臀”从牢房里拽了出来,开始用警棍残暴地抽打他,警棍像雨点儿一样不停地落下来。“肥臀”倒在了地上。

周围一片寂静,只听着警棍打在“肥臀”身上发出“啪啪”的声音。“肥臀”昏了过去。哈德利又猛抽了几下,然后住了手。

哈德利:把这个混蛋拖到医务室去。(环顾四周)今晚要是再让我听到老鼠放屁那么大的动静,向上帝保证,你们就都到医务室去报到吧,人人有份。

“肥臀”被拖到一个担架上抬走了。

脚步声越来越远。灯灭了。一切又恢复黑暗和寂静中。

27. 内景,雷德的牢房,夜,1947

雷德向下面望去。

地板上“肥臀”留下了一摊血迹。

雷德(画外音):安迪·迪弗雷纳在这里度过的第一晚让我输掉了两盒香烟。他没出任何动静……

28 内景,第五区牢房,早晨,1947

一声响亮的警笛。牢房门打开。犯人们从各自的牢房走出来,站成一排。值班的警卫将点名情况记在写字板上。

雷德望了一眼安迪。后者领口的扣子系得很严实,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

29 内景,食堂,早上,1947

安迪排队打到的早餐是一勺黏糊糊的东西。他从嘈杂的人群中穿过,博格思·戴蒙德看着他走过去。他打量着安迪,眼中流露出猥亵的目光,他对鲁斯特·麦克布赖德嘀咕了几句。后者大笑起来。

安迪来到雷德和他那伙人的桌前,坐在没人坐的地方。他没有在意别人的注视,自顾自拿起勺子——接着他停了下来,在自己的早餐里发现了什么东西。他小心地用手指把那东西从食物中挑了出来。

是一条还活着的大蛆。安迪面露苦相,不知所措。布鲁克斯·哈特伦离安迪最近。他65岁,是这里的老住户了。

布鲁克斯:你要吃吗?

安迪:不知怎么办好。

布鲁克斯:不介意给我吧?

安迪把蛆给了布鲁克斯。后者仔细地摆弄着这个小虫子,像在欣赏一根上好的雪茄。安迪面带疑惑地看着布鲁克斯。

布鲁克斯:嗯,又大又肥。

安迪看不下去了。布鲁克斯解开外衣,把虫子放进里兜藏着的一只乌鸦嘴里。

安迪这才松了口气。

布鲁克斯:杰克向你道谢。它是从库房的鸟窝里摔下来的,伤愈前我来照顾它。

安迪点点头,继续认真地吃他的早饭。

海伍德走过来。

吉格:噢,上帝,他来了。

海伍德:早上好,伙计们。真是个美妙的早上。你们知道为什么如此美妙吗?

海伍德啪地放下自己的餐盘,坐了下来。大家掏出烟,放在桌上。

海伍德:这就对了,送过来。我喜欢看着它们摆成一排,整齐得像个合唱团。

正经有不少根,堆成了一座小山。海伍德低头使劲吸了口气,享受着烟丝的香气。欣喜若狂。

海伍德:哎呀,雷德。太丢脸了,你赌的马最后一个才到哇。噢,我简直太爱我那匹马了。等我见着他,可得好好亲他一口。

雷德:还是把你的烟给他几根吧,你这混蛋。

海伍德:嗨,蒂勒尔,这周你负责医务室的卫生吧?可是,我的那匹马怎么样了?

蒂勒尔:死了。(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哈德利朝他的脑袋打得太狠了。晚上医生已经回家了。那可怜的家伙就在那儿一直挺到今天早上。后来……

他摇摇头,接着吃饭。沉默。海伍德四下看了看。大家都在继续吃饭。

安迪(轻声地):他叫什么名字?

海伍德:什么?你说什么?

安迪:我是问有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海伍德:关你屁事,鲜鱼?(接着吃饭)他妈叫什么名还有什么关系。他死了。

30. 内景,监狱洗衣房,白天,1947

洗衣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安迪被安排做洗衣的工作。

这是一项可怕的工作。他是新手。犯人工头鲍伯把安迪推到一边,自己给他示范该怎么做。

31. 内景,淋浴室,白天,1947

淋浴喷头固定在光秃秃的水泥墙上。安迪和十多个人一起在洗澡。在这儿可谦让不得。不过至少水挺热,还不错,能让受尽折磨的肌肉好好放松一下。

博格斯从水雾中走过来。他笑着上下打量着安迪。鲁斯特和皮特出现在他的两边。这就是“三姐妹”。

博格斯:甜心,有人上过你了吗?

安迪想从他们身边过去,结果被他们推到一边。“三姐妹”一边对安迪拍拍打打,一边上下打量着他。

博格斯:还挺难搞。我喜欢这样。

安迪摆脱了他们,慌忙逃开了,只剩下“三姐妹”站在那儿大笑。

32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47

安迪躺在黑暗中,难以入睡。

33 外景,操场,白天,1947

活动时间。雷德在和海伍德和吉格玩接球。他漫不经心地扔出垒球。雷德注意到远处的安迪,向他点头致意。安迪将此视为一种示意,他缓步向雷德走过来。

海伍德和吉格停下来,看着他们。

安迪(伸出手):你好,我叫安迪·迪弗雷纳。

雷德瞥了他的手一眼,没有理会,继续自己的游戏。

雷德:杀妻的银行家。

安迪:你怎么知道的?

雷德:我可是消息灵通人士。为什么那么干?

安迪: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没干。

雷德:噢,那你可来对地方了。(不看安迪)这里每个人都是无辜的,你不知道吗?海伍德!你怎么来的这儿?

海伍德:我什么都没干!是律师整了我!

雷德(看了安迪一眼):明白了?

安迪:你还听说什么了?

雷德:大家都说你总是冷冰冰的。说你觉得自己拉的屎都比别人的香。当真?

安迪:你觉得呢?

雷德:还没想好。

海伍德用胳膊肘捅了吉格一下,示意让他看。他猫起腰,使劲将球抛了出去——朝着安迪的脑袋。安迪发现有球朝自己扔过来,转了个圈,将球接住,拍了两下,将球扔了回去。球颀的一声飞进了海伍德的手里。

安迪:我知道你能弄东西进来。

雷德:这方面我的确有点儿名气,可以说是手到擒来。也许因为我是爱尔兰人的缘故吧。

安迪:那你能帮我搞一把岩石锤吗?

雷德: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想要?

安迪:主顾的动机也是你交易的一部分吗?

雷德:如果你想要一把牙刷,我就不问这么多了。我得知怎么向你开价。牙刷,你也知道,属于无法致命的物品。

安迪:非常合理。我想要的是八九英寸长的一把岩石锤,看上去像把小鹤嘴锄,一边是尖的,一边是钝的,像锤子一样。我想要一把来凿石头。

雷德:石头。

安迪蹲下身,示意雷德也蹲下。安迪抓起一把沙石,在指间筛了一下。他选出一块石头,把它抹干净。石头透着乳白色的光亮。安迪将它扔给雷德。

雷德:石英?

安迪:当然,是石英。看,这里还有云母,页岩,花岗石,不同等级的石灰石。这些石头从他们开山造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这儿了。

雷德:那又怎么样?



雷德:通常我会收20%的回扣,但这可是特殊物件。价格随着风险走。我开10美元。

安迪:好吧,成交。

雷德:我会想办法的。(起身,拍拍手上的灰)不过,你这是白浪费钱。

安迪:哦?

安迪:我收集岩石。至少过去是。我想接着干,小规模地收集。

雷德:对,或许还可以用你的玩具去敲什么人的脑袋?

安迪:我在这儿没有敌人。

雷德:没有?那你等着瞧吧。

雷德的眼神快速地略过安迪。博格斯正望着他们。

雷德:大家都在传,“三姐妹”已经对你一见钟情了。没错,尤其是博格斯。

安迪: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向他们解释我不是同性恋有用吗?

雷德:他们也不是。他们根本就不是人,是畜生。(不看安迪)这些家伙会硬来,他们想干就干。如果我是你,后脑勺都得长双眼睛才行。

安迪:谢谢你的忠告。

雷德:这个免费。但你知道我担心什么。

安迪:如果有什么麻烦,我想一把岩石锤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雷德:那么你是想逃。从下面的隧道?(安迪文雅地笑了)有什么好笑的吗?

安迪:等你看了那岩石锤你就知道了。

雷德:通常这东西卖多少钱?

安迪:一般岩石或宝石店都卖7美元。

雷德:管这地方的人喜欢突击检查。对有些东西他们会睁只眼闭只眼,对这样的东西可绝对不会。他们一旦发现,就会没收。要是提我的名字,就别想再和我做交易了。哪怕是一双鞋带或一管口香糖。

安迪:我明白。谢谢你,嗯,怎么称呼?

雷德:雷德。叫我名字好了。

安迪:雷德。我叫安迪。很高兴与你交易。

他们握了握手。安迪慢慢地走开了。雷德望着他走远。

雷德(画外音):我现在能明白为什么有些家伙觉得他恃才放旷。他有着儒雅的气质,举首投足都和这儿的其他人不同。他漫步着,像是在公园中的游人,看上去,没有任何担忧与顾虑。他像是披着隐身衣一样,将自己与这个地方的一切隔离开来。(继续玩接球)是的,平心而论,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欣赏他了。

34. 内景,食堂,白天,1947

雷德打了早饭,朝一张桌子走去。安迪紧跟上来,扔给他一张叠得很紧的方块纸。

35. 内景,雷德的牢房,夜,1947

雷德躺在铺上,打开那张小纸,是一张10美元的钞票。

雷德(画外音):他是个能很快适应环境

的人。

36 外景, 装卸货码头, 白天, 1947

犯人们在严密地监视下从一辆印“埃利奥特护理中心”字样的卡车上将成袋待洗的脏衣服卸下来。

雷德(画外音): 许多年后, 我发现他带进来的可远远多于 10 美元……

一个袋子着地。卡车司机瞥了一个犯人一眼, 这是个黑人, 叫伦纳德。然后司机朝一个警卫走过去, 和他聊了起来。伦纳德把刚才那个袋子装上了一个手推车……

37 内景, 监狱洗衣房, 白天, 1947

装脏衣服的口袋被卸下来。伦纳德在干活的人群中。

雷德(画外音): 当他们让你入住这个宾馆时, 一个服务生会负责检查你的物品, 以确保你不带进任何东西。但是真正有办法的人还是会轻而易举地做到。

伦纳德从衣服口袋中拽出一个用纸包裹的东西, 藏在围裙下, 继续干活……

38 内景, 监狱洗衣房交换处, 白天, 1947

雷德捧着一捆脏衣服, 朝干净被单发放处走去。

雷德(画外音): 安迪就这样加入了我们快乐的肖申克小家庭。

伦纳德看到了雷德, 转身抓过一袋特别的干净被单, 交给他——

——交换的远不止是被单。两盒香烟从雷德的手中滑到了伦纳德的手里。

39 内景, 雷德牢房, 白天, 1947

雷德从他的床单中抽出那个包裹, 警惕地向四周看了看, 确定没有人来, 然后将包裹打开。他拿出那把岩石锤, 的确和安迪描述的一样。雷德露出了浅浅的笑容。

40 内景, 第五区牢房, 2 层, 夜, 1947

布鲁克斯·哈特伦推着一小车书从各个

牢房前经过。这是监狱内的流动图书馆。他看到雷德正在等他。雷德从铁栏杆间将包在毛巾里的岩石锤放在布鲁克斯装书的小车上。接着又放了 6 根烟在上面, 这是运输费。

雷德: 迪弗雷纳。

布鲁克斯点点头, 若无其事地朝前走去。他推车来到安迪的牢房前, 隔着栏杆小声说——

布鲁克斯: 中间那层, 包着毛巾的。

安迪伸手穿过栏杆, 取走了毛巾包着的東西。他再次伸手出来, 将一张折着的小纸条和几根烟放在小车上。

布鲁克斯往回走。在雷德牢房前, 他停顿下来整理书, 雷德因此得空将纸条取走了。布鲁克斯继续向前走, 迅速将车上的香烟塞进了衣服口袋。

41. 内景, 雷德的牢房, 夜, 1947

雷德打开那张小纸, 上面用铅笔工整地写着: “谢谢”。

42. 内景, 监狱洗衣房, 白天, 1947

机器照旧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安迪已经能干得相当熟练了。

鲍伯: 迪弗雷纳! 我们的清洁剂快没有了! 你到库房取一些过来!

安迪点点头。他离开了流水线, 穿过洗衣房, 来到库房。

43. 内景, 库房, 白天, 1947

一连串黑暗的、迷宫般的走廊和房间, 锅炉, 熔炉, 机油箱, 抽水机, 旧洗衣机, 大堆的清洁用品和洗衣粉。安迪拿下一扁桶清洁剂, 转过身——

——发现博格斯·戴蒙德站在过道上, 挡住他的路。鲁斯特和皮特·弗尼斯出现在他的左右两侧。

瞬间的沉寂。接着, 安迪将清洁剂扔在地上, 从上面撕开, 抓了两把。

安迪:要是这个进眼睛,你们肯定得瞎。

博格斯:亲爱的,安静。

安迪一边向后退,一边琢磨如何挣脱他们的包围。“三姐妹”步步紧逼,安迪没有一点机会。

安迪绊在一堆旧东西上,“三姐妹”趁机扑上来,对他连踢带踹。

安迪挣扎着站起来,博格斯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三姐妹”把安迪拽到屋子的另一端,将他按在一个旧机器上。鲁斯特将一块抹布塞进安迪嘴里,又在外面的勒了一条钢丝。安迪拼命挣扎着,但是鲁斯特和皮特使劲把住他的胳膊。博格斯对着安迪的耳朵小声说:

博格斯:对,挣扎吧。这样感觉更好。

安迪想叫,却叫不出声。镜头缓慢向后拉,巨大的机器挡住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只能看见安迪痛苦的脸……

镜头从库房中拉出,离开了那个黑暗的地方和那里正在发生的肮脏的一切。镜头从空荡荡的走廊扫过,水泥墙,钢管子……

雷德(画外音):我真希望能告诉你们,安迪打了个漂亮仗,“三姐妹”放过了他。我希望……但监狱可不是童话世界。

镜头扫过一名警卫,进入了洗衣房。

雷德(画外音):安迪从未提起是谁干的……不过我们都知道。

一组监狱内的镜头,1947—1949

安迪缓慢、艰难地走着。工作。吃饭。在熄灯后雕刻岩石……

雷德(画外音):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监狱生活就是这样的一成不变。

44 安迪走在操场上,脸有些肿并带着伤。

雷德(画外音):隔一段时间,安迪就会挂彩。

45 安迪在吃早饭。几张桌子以外,博

格斯给了他一个飞吻。

雷德(画外音):“三姐妹”一直不肯放过他。有时他能打过他们——有时不能。

46. 安迪躲在某个肮脏的角落里,朝折磨他的“三姐妹”疯狂地扔出一把耙子。

雷德(画外音):安迪一直在反抗,我能记得的就是这样。他反抗,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下一次想反抗就更难了。

那耙子不知砸中了谁的脑袋。

雷德(画外音):有的时候,他被送进医务室。

47. 内景,单独拘禁室,夜,1949

一间石头房子。没有床,没有洗手池,也没有灯。只有一个蹲便器。安迪坐在水泥地上,从铁门的小孔中透下来的微光隐约照出他脸上的伤。

雷德(画外音):……另外一些时候,他会被关进单独拘禁室。典狱长诺顿所谓的“吃和拉”的假期。在那里你只有面包加水的待遇,日子是要多清静有多清静。

48. 内景,监狱洗衣房,白天,1949

安迪在流水线上工作。

雷德(画外音):这些成了安迪的家常便饭。我相信,对于他而言,头两年是最难熬的。而且我相信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这个地方肯定也就把他毁了。但是,就在1949年的春天,狱方决定……

49. 外景,监狱操场,白天,1949

典狱长诺顿用一个手持扩音器对集合在一起的囚犯讲话——

诺顿:……汽车牌照厂的房顶需要重修。我需要12个志愿者劳动一周。我们将从这个铁桶里抽取这些人的名字……

雷德环顾了一下他的朋友们。安迪也捕捉到了他的目光。

雷德(画外音):这是个户外差事,而5月正是在户外干活最好的季节。

50 外景, 监狱操场, 白天, 1949

囚犯们鱼贯而过, 将小纸条扔进铁桶。

雷德(画外音): 报名的有一百多人。

雷德慢步来到一个叫蒂姆·扬布拉德的人身边, 冲着他的耳朵小声嘀咕了几句。

51 外景, 监狱操场, 白天, 1949

扬布拉德正在抽取名字, 并将它们公布出来。雷德向安迪和他那伙人会意地笑笑。

雷德(画外音): 明白了吗? 被叫到的名字中有我和我的一些人。

52 内景, 监狱走廊, 夜, 1949

雷德迅速递给扬布拉德 6 盒香烟。

雷德(画外音): 我们每人出一盒烟给扬布拉德。而我, 当然和往常一样, 得了 20% 的利。

53 外景, 汽车牌照厂, 白天, 1949

大桶里熬着的沥青一边冒着泡一边冒着烟。两名犯人舀出一桶沥青, 在桶把上系上一根绳子。绳子被拽紧。镜头跟拍沥青桶从楼的侧面升上来直至——

54 房顶

沥青桶被在房顶上干活的犯人拽上来。他们用大刷子将沥青铺开。镜头转向哈德利, 他正在和其他狱警发着牢骚——

哈德利: ……所以这个白痴律师从得克萨斯打来长途电话问, 是拜伦·哈德利吗? 我说, 是。他说, 很抱歉通知你, 你的哥哥去世了。

扬布拉德: 哦, 天哪。我为此感到难过。

哈德利: 我可不得。他是个混蛋。很多年前就离家出走了, 从此一直没有他的音信。我们都还以为他早死了呢。那蠢货律师还说, 你哥哥死时留下了不少遗产。有油井什么的, 大概值上百万美元。上帝啊, 这真他妈难以置信, 他这样的混蛋竟然如此走运。

特劳特: 一百万? 天哪, 有你的吗?

哈德利: 3 万 5。给我的就这些。

特劳特: 美元? 天哪, 太好了! 好像中了彩票 ……(看见哈德利不快的眼神) ……不是吗?

哈德利: 他妈的, 你知道政府会怎么对付我? 他们会狠狠地敲去一笔。

特劳特: 噢, 这我没想到。

哈德利: 也许剩下的还够买辆新车。然后呢? 还要交税, 花钱修理和维护。该死的孩子们会吵着让你带他们出去兜风 ……

默特: 等到了岁数, 还会吵着要开呢。

哈德利: 没错, 要开, 要用它学车。天哪! 到了年底, 如果算错了税额, 还得自己掏腰包。山姆大叔把手伸进你的衬衫, 猛挤你的奶子, 挤紫为止。永远都不公平。这就是事实。(吐了口痰) 什么他妈兄弟。

犯人们还在铺沥青, 眼睛盯着自己干的活。

海伍德: 可怜的拜伦。看来也不过就是个过路财神。3 万 5 美元也就是想想吧。

雷德: 倒霉, 可怜虫。

雷德瞥了一眼——惊讶地发现安迪站在那儿, 听着狱警们的对话。

雷德: 嘿, 看什么? 干自己的活儿!

安迪将刷子扔进桶里, 慢步朝哈德利走去。

雷德: 安迪! 回来! 见鬼!

斯努兹: 他要干什么?

弗洛伊德: 找死。

雷德: 见鬼 ……

海伍德: 接着铺沥青 ……

安迪继续靠近, 狱警们紧张地僵直在那儿, 扬布拉德伸手抓住自己的枪套。监视塔上的警卫也做好了开枪的准备。哈德利转过身, 惊讶地发现安迪就站在他身后。

安迪: 哈德利先生, 你信任你的妻子吗?

哈德利: 真可笑。如果你他妈掉没了牙

吹我的喇叭就更他妈可笑了。

安迪：我的意思是，你觉得她会背着 you 干什么事儿吗？或者说她会不会背叛你？

哈德利：好了！让开点儿，默特。这个混蛋要自找麻烦。

哈德利揪住安迪的领子，用力将他推到楼顶的边缘。

犯人们继续卖力地铺着沥青。

海伍德：噢，天哪。他要把他从楼顶扔下去了……

斯努兹：噢，妈的，噢，天哪……

安迪：因为如果你真的信任她，那么 you 完全可以拿到那笔钱的全部。

哈德利猛然住手，事实上，安迪已经失去了平衡，鞋尖踩着楼顶的边缘，只是哈德利还揪着他的衬衫，才没从楼顶摔下去。

哈德利：你他妈最好说清楚点儿。

安迪：如果想保住这笔钱，一分不差，就把它送给你的妻子。要知道，国内收入署允许你一次性赠予，最高限额为 6 万美元。

哈德利：真的吗！免税？

安迪：免税。收入署一分钱也不能动。

在场的人都被这番对话惊呆了。

哈德利：你就是那个打死了自己老婆的银行家。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当心我要了你的命。

安迪：这绝对是合法的。你可以去问国内收入署，他们会告诉你同样的话。事实上，我觉得跟你说这些很傻。我相信你自己肯定已经研究过这事了。

哈德利：他妈的。我用不着一个愚蠢的杀妻的银行家来指点我。

安迪：当然用不着。但是你需要一个人帮你设计怎么送这份免税的礼物，比如说，一位律师，为此你要花一些钱……

哈德利：吃里爬外的律师，拼命要价的混蛋！

安迪：……或者你可以考虑，让我为你做这件事。这会为你省些钱。我会列出你需要的表格，你把它们搞来，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你只管签名就行，……我免费为你效劳。（目光离开哈德利）我只要求给我的每个同事三瓶啤酒，如果可以的话。

特劳特（大笑）：同事！听见了吗！够新鲜吧？同事……

哈德利瞪了他一眼，他不再做声。安迪接着说下去。

安迪：我觉得在户外干活的人如果能喝上瓶啤酒才更像男人。我的想法而已。

犯人们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忘了干活。看上去他们完全被这一幕惊呆了。哈德利看了他们一眼。

哈德利：你们在看什么？都回去干活，该死的！

55. 外景，牌照厂，白天，1949

和先前一样，一个大桶从楼的一侧被绳子拉上来——只是这一回，桶里装的是冰镇的啤酒。

雷德（画外音）：没想到就这样通过了。完工的前一天，在 1949 年的春天里，我们这些为牌照厂房顶铺沥青的犯人……

56. 外景，房顶——稍晚些时候，1949

犯人们享受着暖阳和凉爽的啤酒。

雷德（画外音）：……在上午 10 点钟并排坐在房顶上，喝着冰啤酒，而且是受肖申克监狱最狠的警卫的款待。

哈德利：喝吧，小子们。趁凉快。

雷德（画外音）：这个无赖甚至装出一副很大方的样子。

雷德又抿了一口酒，享受着略带苦味的啤酒滑过舌头的凉爽和阳光照在脸上的温暖感觉。

雷德（画外音）：我们坐在那儿喝着酒，任凭阳光洒在我们的肩膀上，感觉像是自由

人。似乎我们在为自己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就是万物的主宰。

他朝蹲在一边的安迪看了一眼。

雷德(画外音):至于安迪,他蹲在荫凉里休息,脸上露出令人不解的微笑,看着我们喝着他们争取来的啤酒。

海伍德(拿着一瓶酒凑过来):这瓶凉,安迪。

安迪:不了,谢谢。我戒酒了。

海伍德回到同伴身边,看了他们一眼。

雷德(画外音):你可能以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这些狱警。或者是想在我们这些犯人中交几个朋友。而我却认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拥有一种正常人的感觉……哪怕只是一会儿。

56A 外景,监狱操场,露天座位,白天,1949

安迪和雷德在玩西洋跳棋。雷德走了一步。

雷德:将。

安迪:下棋。帝王的游戏。讲教养……重谋略。

雷德:……神秘得要死,我讨厌。

安迪:改天或许我可以教教你。我还一直想弄一个棋盘呢。

雷德:那你就找对人了。我可是能弄到各种东西的人。

安迪:棋盘就麻烦你帮我搞一个,至于棋子,我想自己来雕。一方的用石英,另一方用石灰岩。

雷德:那你得用上好几年。

安迪:我有的是时间。只是缺石头。在这个操场上拣的实在太有限了。

雷德:那把岩石凿用着怎么样?把你的名字刻在墙上了?

安迪(笑着):还没。我想我会的。

雷德:安迪?我想我们会成为朋友,是

吗?

安迪:我想我们已经是了。

雷德:能问个问题吗?你为什么要那么干?

安迪:我是无辜的,记得吗?和其他在这儿的人一样。

雷德将此视为委婉的回绝,继续下棋。

安迪:你怎么进来的,雷德?

雷德:谋杀。和你一样。

安迪:也是无辜的?

雷德:肖申克惟一的罪人。

57.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49

熄灯后安迪躺在铺上,借着月光打磨一块石英。他停下手,打量着刻在墙上的名字。他坐起来,确定情况安全后,开始在水泥墙上众多的名字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58. 雷·米兰德

占满了整个黑白的银幕,他忍受着震颤性谵妄的痛苦。

59. 内景,监狱礼堂,夜,1949

许多犯人观众在尖叫狂喊,雷德没精打采地坐在一把折叠椅上看着电影。安迪进来,他背后放映机发出的光束照亮了他的路,他在雷德旁边坐下。

雷德:这段演得很好。

安迪:我知道。这个月我已经看了3遍了。

雷·米兰德开始尖叫。所有的观众跟着他一起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

安迪:我们能做个交易吗?

雷德:当然可以。你想要什么?

安迪:丽塔·海沃斯。能弄到吗?

雷德:没问题。要几个星期吧。

安迪:几个星期?

雷德:手头没有现成的,很抱歉。放松些,为什么这么紧张?一个女人而已。

安迪点点头,有点儿难为情。他起身,

匆忙地离开了礼堂。雷德咧嘴笑了,接着看他的电影。

60. 内景,礼堂走廊,夜,1949

安迪离开剧场,半路上他停住了。两个黑影出现在走廊上,堵住了他的去路。是鲁斯特和皮特。安迪转身就跑——却撞上了堵在另一头的博格斯并被紧紧抱住。“三姐妹”踢开一扇门,将他拽了进去——

61. 放映间

犯人放映员透过厚厚的双焦透镜看到闯进来的这伙人,被吓坏了。

博格斯:让开。

放映员:我得换胶片。

博格斯:我说滚开。

放映员急忙离开了。皮特砰地关上门并锁好。博格斯将安迪推到屋中央。

博格斯:想叫?

安迪叹了口气,将头转向放映机。

安迪:有这家伙发出的动静,他们根本没法听到我的声音。让我们做个了结吧。

安迪看似屈从地靠在倒片台上——手指抓住了一整卷1000英尺长的35毫米胶片。鲁斯特舔着嘴唇,推开另外两个人。

鲁斯特:我先来。

安迪:好吧。

安迪猛地抓起那卷胶片,朝鲁斯特的脸上砸去,并将他推到墙上。

鲁斯特:他妈的!他弄伤了我的鼻子!

安迪拼命地反抗着,但很快就被制伏在地。博格斯走到安迪跟前,不知从哪儿抽出一把有8英寸长的尖锥,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东西。

博格斯:现在我就解开拉链,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和我干完了,你还要和鲁斯特干。你弄坏了他的鼻子,所以他理应为此得到补偿。

安迪:你放任任何东西在我嘴里,你就将

失去它。

博格斯:你还没明白。如果你敢那样,我会把这8寸长的锥子完整地插进你的耳朵。

安迪:好吧。但你应该知道,脑部严重受伤会导致受伤者一口咬下去,死死咬住不放。(微笑)事实上,我知道那种反射性的动作是非常有劲儿的,受伤者的下巴甚至要用撬棍才撬得开。

“三姐妹”仔细想了想。放映机上的胶片放完了,银幕上白花花的一片。

博格斯:你这个杂种。

安迪脸上挨了一脚。“三姐妹”对安迪狂踢猛打。剧场里,犯人拍手,等着电影继续播放。

雷德(画外音):博格斯没把任何东西放进安迪的嘴里,他的两个同伙也没有。但他们差点儿把安迪打死。

62. 内景,医务室,白天,1949

安迪绑着绷带躺在那儿。

雷德(画外音):安迪进行了一个月的牵引治疗。

63. 内景,单独禁闭室,白天,1949

雷德(画外音):博格斯被关了一周的单独禁闭。

博格斯坐在水泥地上,铁门打开。

警卫:时间到了,博格斯。

64. 内景,第五区牢房,第三层,黄昏,1949

博格斯出现在台阶上,吸着一根烟。周围犯人不;这一层实际上没有人住。扩音器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

声音(画外音):回到各自牢房进行夜间点名。

博格斯走进自己的牢房。里面很黑。他摸索着打开了灯。

灯光下,哈德利警卫长站在离博格斯只

有6英寸的地方,正候着他呢。默特跟着博格斯进来,堵住他。

博格斯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哈德利已将警棍捅向他的腹部。博格斯疼得蜷起身子,喘着粗气。

65 一层

厄尼在拐角处出现,推着手推车。

66 第二层

雷德正在牢房里补袜子。他停顿了一下,皱了皱眉,听到了奇怪的捶击声。

67 第三层

哈德利和默特残忍地、有条不紊地用警棍猛抽着博格斯,博格斯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还在徒劳地试图躲避他们的攻击。

68 第二层

雷德有些疑惑,循声走到牢房门口,终于明白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他来到铁栏杆前,侧耳倾听——

69 雷德的视角

博格斯从上面径直摔下来,一边下落,一边发出尖叫声。

70 雷德(慢动作)

向后一闪,博格斯从他眼前落下去,他挥着胳膊,想要抓住二层的栏杆,但没能抓住,一路尖叫着砸在了——

71 一层

小推车上的清洁剂飞溅出来。车几乎被砸扁了。厄尼迅速闪开,目瞪口呆地看着脚边的博格斯和被它砸坏的推车。

72 二层

雷德呆住了。他试探性地探出头向上看去。在他上面,哈德利和默特靠在三楼的铁栏杆上。哈德利倒戴着帽子,摇着头。

默特:他妈的,拜伦。你看看。

哈德利:可怜的家伙一定是绊在什么东西上了。

一滴血从哈德利的鞋尖滴落,正好落在

雷德的脸颊上。他将其擦掉,然后朝下面望去。犯人和警卫们向出事的地方跑去。

雷德(画外音):自那以后,有两件事再也没发生过。“三姐妹”再没动过安迪一个手指头……

73. 外景,监狱操场/装卸码头,白天,1949

博格斯坐在轮椅上,戴着颈撑,被抬上一辆救护车。雷德和他的朋友站在大门里面看着这一切。

雷德(画外音):……还有就是博格斯再也不能行走了。他们把他转移到北部一个很小的警察医院。在我看来,他的余生都要靠吃流食度过了。

雷德:我在想,安迪从医务室回来时,我们应该热烈欢迎他一下。

海伍德:听起来不错。啤酒的事我们还欠着他人情呢。

雷德:这家伙喜欢下棋。我们帮他搞些石块吧。

74. 外景,田地,白天,1949

一百多犯人正在干活。锄头像绵延的海浪般起起落落。警卫们骑在马上巡逻。海伍德发现了一大块石头,赶忙藏进了自己的裤子里。他想方设法挪到雷德和其他人旁边,拿出那块石头,给他们看。

弗洛伊德:这不是石英。也不是石灰岩。

海伍德:你是谁,他妈的地质学家?

斯努兹:他说的对,这的确不是。

海伍德:那它究竟是什么?

雷德:是马粪。

海伍德:胡说。

雷德:没有,的确是马粪,石化了的马粪。

大家笑了一阵,又重新开始干活。海伍德盯着那块石头,用手把它捏碎了。

雷德(画外音):错误难免,但众志成城。

75 内景,监狱洗衣房,后房,白天,1949
一个巨大的洗涤剂盒子里装满了石块,

藏在煮衣炉后面。

雷德(画外音):……到安迪回来的那个星期,我们攒的石头已经够他忙的了。

角度转换,雷德将一袋“衣服”扑通一声放在了地上。伦纳德和鲍勃又放下了另外几袋。雷德掏出私运进来的东西,交给委托他办事的人。

雷德(画外音):那个星期运进来的货也不少。香烟、口香糖、鞋带、带裸体女人的扑克牌,应有尽有……(抽出一个纸筒)……当然,还有一样最重要的。

76 内景,第五区牢房,夜,1949

安迪回来时,走路还略有点儿跛。雷德从牢房里看着安迪被带上来,关进牢房。

77 内景,安迪牢房,夜,1949

安迪看见了放在铺上的纸筒。

警卫(画外音):熄灯了!

熄灯了。安迪打开纸筒,抽出一张卷着的大海报。他把它在墙上铺平。一小块纸掉出来,落在他的脚边。这是著名的丽塔·海沃斯的海报——她一手放在头后,半闭着眼,嘴唇懒散地微张着。安迪捡起那一小块纸。上面写着:“免费的。欢迎归来。”安迪独自在黑暗中笑了。

78 内景,第五区牢房,早晨,1949

铃声响起。牢房门被打开。犯人们从牢房里出来。安迪与雷德的目光相遇,朝他点头致谢。犯人们赶着下楼吃早饭,雷德朝安迪的牢房里看了一眼——

79 雷德的视角——一扫而过

——看见了安迪墙上贴着的丽塔。阳光将铁窗栏杆的影子投在她可爱的脸上。

80 内景,第五区牢房,夜,1949

厄尼正在拖地。他朝后瞥了一眼,看见

典狱长诺顿带着十几名随行的警卫朝牢房区走来。厄尼一边继续拖地,一边向离得最近的牢房小声说:

厄尼:当心,来查房了。

这话一个牢房接着一个牢房地传下去。犯人们急忙将东西收拾好藏起来。诺顿走过来,朝他的人点点头。警卫们随意分成两两组。

警卫:你把什么藏起来了,小子?

牢房门打开,犯人们闪开,他们的东西被翻出来,床垫被掀开。

所有查出的私运进来的东西都被扔到地上。都是一些不会对人造成伤害的东西。

一名警卫从一个床垫中抽出一把锋利的螺丝刀。这名警卫恶狠狠地看了一眼东西的主人。

诺顿:禁闭。一个星期。别忘了让他带上《圣经》。

犯人:那儿太他妈黑,没法看。

诺顿:为褻神再加一个星期。

那人被带走。诺顿向上看去。

诺顿:上二层看看。

81. 第二层

诺顿来到二层,想随便挑一间搜查。他发现安迪坐在铺上,看着《圣经》。门被打开,诺顿走进来,后面跟着他的随从。安迪站了起来。

安迪:晚上好。

诺顿微微点了下头。哈德利和特劳特开始彻底搜查整间牢房。诺顿仍然盯着安迪,企图发现他朝藏东西的地方投去一瞥或露出紧张的眼神。他从安迪手中拿过《圣经》。

诺顿:你在看这个我很高兴。有特别喜欢的章节吗?

安迪:“看啊,我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诺顿(微笑):《福音书》第13章,第35节。我一直很喜欢这一节。(在牢房里来回走着)但我更喜欢“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安迪:《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

诺顿:听说你擅长算术。很好。人应有一技之长。

哈德利:对此你有什么说法吗?

安迪瞥了一眼。哈德利拿着一块岩石毯,是一块烤炉手套大小的用来擦拭石头用的布。

安迪:这是岩石毯。擦石头用的。我的一个小嗜好。

哈德利瞥了一眼放在窗台上的石块,转向诺顿。

哈德利:看上去还符合要求。有些私货,不过没什么太出格的东西。

诺顿点点头,走到丽塔的海报前。

诺顿:我说过不允许这类东西……(转向安迪)……不过我想例外总是有的。

诺顿走出了牢房,警卫们跟他一起出来。牢房门关上。诺顿停下来,转过身。

诺顿:我差点儿忘了。

他从铁栏杆中间伸手过去,将《圣经》还给了安迪。

诺顿:我可不想拿走你的《圣经》。解救之道尽在于此。

诺顿和警卫们走远了。

雷德(画外音):抽查牢房只是借口。事实是,诺顿想试试安迪的斤两。

82 内景,监狱洗衣房,白天,1949

安迪正在干活。哈德利进来,和鲍勃简单地说了几句。鲍勃点点头,走到安迪跟前,拍了拍他。安迪转过身,拿掉一个耳塞。洗衣房里噪音很大,鲍勃不得不使劲朝安迪喊道:

鲍勃:迪弗雷纳!别干了!

83. 内景,典狱长诺顿的办公室,白天,

1949

安迪被带进来。诺顿正在桌前办公。安迪的目光落在墙上一幅镶着木框的刺绣上,上面绣着:“他的审判将很快应验。”

诺顿:我妻子绣的。

安迪:非常美,长官。

诺顿:你喜欢在洗衣房的工作吗?

安迪:不,长官。不是特别喜欢。

诺顿:也许我们可以让你干点儿更能发挥你专长的差事。

84. 内景,主楼,储藏室,白天,1949

一个进深很大的旧房间,堆着没用的文件柜、桌子、油漆用具。安迪听到翅膀拍打的声音。一只成年乌鸦落在文件柜上,来回走着,打量着安迪。安迪笑了。

安迪:嘿,杰克。布鲁克斯呢?

布鲁克斯:安迪!听声就像你嘛!

安迪:我被分配给你了。

布鲁克斯:我知道,他们告诉我了。真是太好了。快进来,我带你随便看看。

85. 内景,监狱图书馆,白天,1949

布鲁克斯带安迪进了最里面的一间屋子。木板书架上摆满了书。这是布鲁克斯的私人领地。

布鲁克斯:到了,肖申克监狱图书馆。这边是《国家地理》。那边是《读者文摘》合订本。最下面那层有路易斯·拉穆尔和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的书。每天晚上我都把书摆在小车上,出去走一圈,然后把名字记在这个写字板上。好了,就这些。有问题吗?

安迪没有做声,他的心思似乎不在布鲁克斯所说的这一切上。

安迪:布鲁克斯?你做这个图书管理员有多久了?

布鲁克斯:1912年开始,有37年了。

安迪:这么长时间了,你有过助手吗?

布鲁克斯:根本不需要。活儿又不多。

安迪:那为什么现在有了?为什么是我?

布鲁克斯:不知道。不过能有个伴儿其实挺好。

哈德利(画外音):迪弗雷纳!

86 安迪回到外面的房间,看到哈德利和另外一名警卫,一个叫德金斯的大个。

哈德利:就是他。就是这个人。

哈德利出去了。德金斯向安迪走来。这一切似乎预示着什么。安迪站在原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德金斯:我叫德金斯。我想,嗯,也许我可以为我的孩子建立一个教育基金。

安迪掩饰住自己的惊讶,看了一眼布鲁克斯。布鲁克斯笑了。

安迪:我明白了。好的。我们何不坐下谈谈。

安迪和德金斯搬来桌子和椅子,坐了下来。布鲁克斯找来纸笔,递给了安迪。

安迪:你有什么想法?从你每周的薪水里中拨出一点儿?

德金斯:好哇。我本想,在银行里立个户头,可是,哈德利警卫长让我先听听你的意见。

安迪:他说得对。你也不想把钱白白放在银行里。

德金斯:白白地?

安迪:那对你有什么好处?每年 2.5% 到 3% 的利息?我们能得到更多。(蘸了下笔)好了,告诉我,德金斯先生,你想把孩子送去哪儿读书?哈佛?耶鲁?

87. 内景,食堂,白天,1949

布鲁克斯:……上帝作证。德金斯眨了眨眼,接着他放声大笑,最后还握了安迪的手。

海伍德:握个鸟!

布鲁克斯:真握了手。我笑得差点儿尿了裤子。安迪只差一套西装和领带,他的桌上再坐个穿草裙的勾人姑娘,那他简直就成了迪弗雷纳咨询先生了。

雷德:交到新朋友了,安迪。

安迪:不能算“朋友”。我是一个被判有罪的杀人犯,能够提供理财服务,因此才得宠而已。

雷德:不用再干洗衣房的活儿了,是吗?

安迪:也许还不仅如此。(目光离开他们)扩大图书室如何?弄些新书进来。

海伍德:你想怎么干,“迪弗雷纳咨询先生”?

安迪:向典狱长申请资金。

大家笑成一片。安迪看着他们。

布鲁克斯:孩子,我在这儿经历了 6 个典狱长了,一条不变的真理是:只要是要钱,他们的屁眼儿就会像小军鼓一样绷紧。

88. 内景,主楼大厅,白天,1949

诺顿和安迪正在上楼。

诺顿:一毛钱也别想。我的预算已经够紧张的了。

安迪:我知道。也许我可以给州议会写信,直接向他们申请资金。

诺顿:那些奥古斯塔的共和小子向来认为,将纳税人的血汗钱花在监狱上只有三个理由:更多围墙,更多栏杆,更多警卫。

安迪:不过,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还是想试试。我会一周写一封信。他们不会一直对我置之不理的。

诺顿:他们当然会。不过如果你高兴就尽管写你的。我可以帮你邮,怎么样?

89. 内景,安迪牢房,夜,1949

安迪坐在铺上,正在写信。

雷德(画外音):安迪开始每周写一封信,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90. 内景, 警卫办公桌/诺顿办公室外间, 白天, 1949

安迪探头进来, 坐在桌前值班的警卫朝他摇摇头。

雷德(画外音): 不过, 正如诺顿所说, 安迪没有收到回音。但他仍坚持写。

91. 内景, 监狱图书室/安迪办公室, 白天, 1950

安迪正在计算税额。默特·恩特威斯尔坐在安迪对面。其他不当班的警卫在排队等着安迪帮他们算。

雷德(画外音): 第二年4月, 安迪为肖申克监狱一半的警卫做了纳税申报单。

92. 内景, 监狱图书室, 一年后, 1951

又到纳税季节了。更多的警卫在排队。

雷德(画外音): 又过了一年, 他为所有人做……包括典狱长。

93. 外景, 棒球场, 白天, 1952

一名身穿“诺雷斯比强盗”队服的击球员将球向左外场击出, 然后向一垒跑去。

雷德(画外音): 再过一年, 他们将赛季改在了纳税季节……

94. 内景, 监狱图书室/安迪办公室, 白天, 1952

那个击球员坐在安迪对面。等候的人一直排到门外。

雷德(画外音): 对手队的警卫们都记着带上了他们的枪械。

安迪: 诺雷斯比监狱发了你这支枪, 可实际上你还要为它花钱, 对吗?

击球员: 没错, 还有这枪套。

安迪: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减免的, 你不用写。

雷德(画外音): 没错, 安迪是定期来提供服务的 H. 布洛克和 R. 希洛克公司的代表。事实上, 由于他在纳税季节实在太忙, 他还被获准请一个帮手。

镜头角度转换, 雷德和布鲁克斯正做着填表之类打杂的工作。

安迪: 雷德, 递给我一叠表好吗?

雷德(画外音): 使我每年能有一个月得以离开木工房, 这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

95. 内景, 警卫办公桌/诺顿办公室外间, 白天, 1953

安迪进来, 将一封信放在一叠待邮的信件上。

雷德(画外音): 他还是坚持写信……

96. 内景, 安迪的牢房, 夜, 1953

黑暗。安迪坐在床上, 打磨着一块4英寸长的石英。这是雕刻得非常精美的一枚马头形的棋子, 姿态高贵, 闪着微光。

他将这个马放在床边的棋盘上, 上面已经有4个棋子: 国王、王后和两个象。他转向丽塔。月光透过窗栏杆照在她的脸上。

97. 外景, 操场, 白天, 1954

弗洛伊德惊慌失措地跑到操场上。他找到坐在露天座位上的安迪和雷德。

弗洛伊德: 雷德, 安迪, 布鲁克斯出事了。

98. 内景, 监狱图书室/安迪办公室, 白天, 1954

弗洛伊德、安迪和雷德先后冲进来, 发现布鲁克斯正用手勒住海伍德的脖子, 将一把刀架在他的喉咙上, 吉格和斯努兹正试图劝他冷静下来。

吉格: 嗨, 布鲁克斯, 冷静点儿, 好吗?

布鲁克斯: 这帮该死的婊子养的!

他踢倒了桌子。纳税表格撒了一地。

雷德: 到底怎么回事?

斯努兹: 我也不知道。刚刚还好好的, 忽然就动了刀子。我看, 最好还是把警卫叫来。

雷德: 别。我们能自己解决。是吗, 布鲁克斯? 冷静点儿, 我们好好谈谈, 行吗?

布鲁克斯:没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
了!没什么好说的了,只要割断他该死的喉
咙!

雷德:为什么?海伍德对你怎么了?

布鲁克斯: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个!这是
我必须付的代价!

安迪向前走了两步,眼睛死死地盯着布
鲁克斯,轻言慢语。

安迪:布鲁克斯,你不会伤害海伍德,我
们都知道。连海伍德都清楚,是吗,海伍德?

海伍德(惊慌地点头):当然。我知
道。当然。

安迪:为什么?问谁,谁都会告诉你,布
鲁克斯·哈特伦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雷德(带头点头):对,说得对。所有人
都这么说。

安迪:你骗不了我们,所以赶快把那该
死的刀子放下,别再吓唬我们了。

布鲁克斯:但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让我
留下。

布鲁克斯泪流满面。风波平息了。海
伍德挣脱出来,大口喘着气。安迪拿过刀,
递给雷德。布鲁克斯倒在安迪的怀里,发出
沉重的呜咽声。

安迪: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海伍德:他有事?那我呢?老疯子差点
儿割断了我的喉咙!

雷德:你自己刮胡子时割得不是更厉害
吗。你怎么惹他了?

海伍德:根本没惹他!我不过是来和他
道别的。你们没听说吗?他通过假释了。

雷德和安迪惊讶地看了对方一眼。安
迪想要表示同情。雷德示意安迪先别动作。
他过来搂住了伤心欲绝的布鲁克斯。

雷德:这不是挺好嘛,老家伙。用不了
多久你就能与美女相伴,搂着她们,跟她们
甜言蜜语了。

99. 外景,监狱操场露天座位,黄昏,

1954

安迪:我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海伍德:老头子像茅房里的老鼠一样发
疯了,就是这样。

雷德:够了,海伍德。布鲁克斯没什么
错。他不过是被制度化了。

海伍德:制度化了?

雷德:他在这呆了50年。这里是他所
知道的全部。在这儿,他是个重要的人,是
个有文化的人,一个图书管理员。到了外
面,他什么都不是,一个双手都得了关节炎
的老囚犯而已。即使他申请,恐怕也连张图
书证都得不到。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弗洛伊德:雷德,我看你也不知道你在
说什么。

雷德:我知道。这些围墙很有意思。你
先是恨它们,然后习惯了它们。时间一长,
你会越来越依赖它们。这就叫“制度化”。

吉格:胡说,我永远都不会。

厄尼(轻声地):等你呆了布鲁克斯那么
久再说吧。

雷德:没错。他们把你送到这儿,而生
活恰恰是他们剥夺了的东西。这就是命。

100. 外景,肖申克监狱,黎明,1954

太阳从灰色的石墙外升起。

101. 内景,安迪牢房,黎明,1954

丽塔的海报。性感依旧。初升的太阳
将玫瑰色的光静悄悄地洒在她的脸上。

102. 内景,图书室,黎明,1954

布鲁克斯站在一把椅子上,靠近窗栏
杆,手中捧着杰克。

布鲁克斯:我不能再照顾你了。你现在
就飞走吧。你自由了。

他将杰克向栏杆外抛出。乌鸦拍着翅
膀飞走了。

103. 外景,肖申克监狱,大门,白天,

1954

两声短促的哨声,大门敞开了。

布鲁克斯穿着自己廉价的西服,提着一个不值几个钱的包,头上戴着一顶同样廉价的帽子。

布鲁克斯泪流满面地走出来。他回头看,雷德、安迪和其他人站在围栏前,目送他离开。大门关上,阻挡了他们的视线。

104. 内景,公共汽车,白天,1954

布鲁克斯坐在车上,死死地把住前面的座位。汽车的速度令他感到害怕。

布鲁克斯(画外音):亲爱的伙计们。我简直不敢相信外面的变化这么快。

105. 外景,大街,缅因州,波特兰市,白天,1954

布鲁克斯正要过马路,看上去像一个没有家长领着的孩子。

布鲁克斯(画外音):我年轻时只见过一次汽车,而现在却随处可见。

106. 外景,布鲁斯特旅馆,白天,1954

布鲁克斯费力地走上人行道。他抬头望去,看见头顶上一架飞机飞得很低。

布鲁克斯(画外音):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匆忙。

他来到了布鲁斯特。这是个不起眼的小旅馆。

107. 内景,布鲁斯特旅馆,白天,1954

一个女人带着布鲁克斯朝顶层走去。爬这么多台阶,他显得很吃力。

女人:晚8点后不许听音乐。9点后不许会客。只能用电热炉做饭。

布鲁克斯(画外音):连人们说话的速度也变得快了,声音更大了。

108. 内景,布鲁克斯的房间,白天,1954

布鲁克斯进了破旧的小房间。里面很昏暗。木棚是笨重的木头房梁。从拱形窗能看见国会大街。屋里能听到街上的噪音。

布鲁克斯放下包。他还不太知道该干什么。他站在那儿,像一个等公车的人。

布鲁克斯(画外音):假释裁决委员会指定我暂住在这个叫做布鲁斯特的旅馆,并给了我我在福德威打包的工作……

109. 内景,福德威超市,白天,1954

超市里很吵。布鲁克斯在给顾客买的东西装袋。收款机发出嗡嗡的噪音。孩子们在尖叫。

女人:让他给我装两个袋子。上次他就没有,装一个袋子底都要漏了。

经理:照这位女士说的,给她装两个袋子,明白吗?

布鲁克斯:是的,先生。两个袋子,我一定照办。

布鲁克斯(画外音):工作很辛苦。我尽力而为,但手总是很疼。我觉得商店经理不太喜欢我。

110. 外景,公园,白天,1954

布鲁克斯独自坐在长椅上,喂着鸽子。

布鲁克斯(画外音):有时下了班我会去公园喂喂鸟。我总盼着杰克能出现,但始终没有。我只希望无论它在哪儿,都能过得好,交上新朋友。

111. 内景,布鲁克斯房间,夜,1954

黑暗。从外面传来汽车的噪音。布鲁克斯猛然醒来,看上去迷惘而恐惧。不知何处传来争吵的声音。

布鲁克斯(画外音):晚上觉睡得不好。床太大。我总是做噩梦,仿佛自己在坠落。惊醒后感到很恐惧。有时我得过好一会儿才能想起自己身在何处。

112. 内景,超市,白天,1954

布鲁克斯(画外音):也许我应该弄把枪抢了超市,这样他们就会送我回家了。我还应该毙了那个经理,那样就更保险了。

113. 内景,布鲁克斯房间,白天,1954

布鲁克斯将他全部家当装进手提包。

内衣、袜子等等。

布鲁克斯(画外音): 不过, 说这种话, 我的年纪太大了点儿。

114. 内景, 布鲁克斯房间, 稍晚些时候, 1954

布鲁克斯穿着西服, 打好了领带, 戴上帽子。桌子上放着一封信, 信上贴好了邮票。他的手提包放在门口。

布鲁克斯(画外音): 我不喜欢这儿。我厌倦了这种充满恐惧的生活。我决定不再停留。

他最后环顾了一下房间。只剩下一件事了。他走到房间中央一把木椅子跟前, 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 抬头看了看房梁。

他登上椅子。椅子摇晃了两下。他在房梁上刻下了一行字: “布鲁克斯到此一游。”

他微笑着, 似乎得到了内心的平静。

布鲁克斯(画外音): 我想, 为了我这样一个老头子, 他们也不至于大动干戈。

115. 镜头对准椅子

布鲁克斯摇晃了两下——椅子被踢开。他的双脚在半空中无力地蹬了两下。他的帽子掉在了地上。

镜头向后拉。布鲁克斯上吊了。他微微摆动着, 面朝着敞开着窗子。外面依旧传来汽车的噪音。

116. 外景, 操场, 肖申克, 白天, 1954

安迪为雷德和其他人读着信。

安迪(念信): 另外, 告诉海伍德, 我为上次的事感到很抱歉。我并没有恶意。

沉默。安迪将信折好, 放在一边。

雷德(轻声地): 他本该死在这儿的, 他妈的。

117. 内景, 监狱图书室, 白天, 1954

安迪正在整理手推车上的图书。他将

一摞书放在书架上——他停了下来, 发现一队蚂蚁沿着木头向上爬。他朝上看去。蚂蚁在书架最上头消失了。他拽过一把椅子, 站上去, 向里面仔细看去。

安迪: 雷德!

雷德拿着一叠表格进来。安迪轻轻地伸手进去, 摸到一只黑色的毛茸茸的翅膀, 拖了出来, 是一只已经死了的乌鸦。

雷德(轻声地): 是杰克?

118. 内景, 木工房, 白天, 1954

雷德在做着什么东西, 又磨又刨的。

雷德(画外音): 如果没有安迪, 我们怎么也想不到。是他的主意, 我们都认为应该这么做……

119. 外景, 田地, 白天, 1954

四周是低矮的小山。上百名犯人正在地里干活。

警卫们持枪巡逻, 非常警惕。我们看见安迪、雷德和他们那一伙人正拿着锹和镐干活。他们朝小卡车望去。哈德利正在与默特和扬布拉德闲扯。一声哨响。

警卫: 休息! 5 分钟!

犯人们停下手中的活, 朝装着水的小卡车走去, 在那儿他们能分到水喝。雷德和这伙人向安迪看去。

安迪点了点头。这伙人趁乱走开, 朝着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了。他们迅速地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警卫们没有发现。

吉格和弗洛伊德挥起镐头, 很快就刨出了一个坑。雷德从上衣里面掏出一个精美的木盒子, 显然经过精心地油漆。他向大伙展示了一下, 大家点头表示同意。

安迪: 真是太漂亮了, 雷德。干得好。

海伍德: 我要开始挖了, 看着点儿。

海伍德跳进坑里, 挖了起来。

120. 卡车旁

扬布拉德发现了小山上的这伙人。

扬布拉德:他妈的。

哈德利(随着他的目光):嘿。山上那些人。快他妈下来!(拉动枪栓)你们这些混蛋都聋了吗?限你们5秒之内下来,不然我就开枪了!

忽然间,其他犯人也都分散开来,有十来个人朝小山上跑去。警卫们环顾四周。

哈德利:怎么,我难道在和自己讲话吗?

121. 小山上

安迪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打开。里面包的是杰克。

安迪将它连同布鲁克斯的来信一同放进木盒。雷德将这个小棺材放进坑里。片刻沉默,安迪向雷德点了下头。

雷德:上帝啊,布鲁克斯曾是罪人。杰克是只乌鸦。他们都不起眼。都是被体制化了的。愿你能为他们做些什么。阿门。

所有人默念“阿门”。大家将土填到坑里并拍实。

122. 内景,肖申克走廊,白天,1955

镜头随哈德利迅速移动。他大步朝前走,看上去很愤怒。他推开一扇门,走进了——

123. 外景,肖申克监狱围墙,白天,1955

围墙上监视操场的望塔。他趴在围栏上向操场扫视了一圈,看见安迪正在和雷德聊天。

哈德利:迪弗雷纳!你他妈的干什么呢?(安迪抬头看)混蛋,去典狱长办公室,快去!

安迪疑惑地看了雷德一眼,便起身离开了。

124. 内景,警卫办公桌/典狱长办公室外间,白天,1955

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摆放着十几个包裹箱。当班警卫威利正随意地翻看着里面的东西。哈德利进来,安迪紧跟其后。

安迪:这都是什么?

哈德利:你告诉我,混蛋!全都是寄给你的!

威利递给安迪一封信。安迪呆呆地看着地上东西。

威利:拿着。

安迪接过信封,从里面抽出信,读道:

安迪:“亲爱的迪弗雷纳先生。由于您的再三请求,州议会已经为你们的图书室拨了信封里的这笔款……”

他愣住了,接着查看了一下支票,是一张两百美元的支票。

威利在一旁笑了。哈德利瞪了他一眼。威利收敛了笑容。

安迪:“另外,图书管理局还慷慨地捐助了一批旧书及其他物品。我们相信这些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我们希望事情就此了结。请不要再给我们寄信。你的忠实的,州审计办公室。”

安迪环顾着包裹箱,眼睛有些湿润。

哈德利:典狱长回来之前把这里收拾干净,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哈德利出去了。安迪摸着这些箱子,像一个热恋中的男子抚摸着自已心爱的女人。威利笑了。

威利:干得好,安迪。

安迪:只用了6年。(停顿了一下)从现在开始,我要每周写两封信而不是一封。

威利(笑着摇头):我想你是真疯了。你最好照队长说的赶快把这些东西弄出去。我出去一下,回来时,你应该弄好了吧?

安迪点了点头。威利拿着连环漫画进了厕所。

现在只剩下安迪一个人了,他穿梭在包裹箱间,像饿极了的人一下子发现许多食物,不知从何下口。他看花了眼,打开箱,抽出书,抚摸着它们,闻着它们的味道。

他又打开了一个箱子。里面是着一台留声机,灰绿色,上有“波特兰公立学校管理局”的字样。箱子里还装有一叠叠旧唱片。

安迪虔诚地抽出一叠,快速翻看着。有纳特·金·科尔的,有宾·克罗斯比的……

他翻到一张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将其抽出,出神地端详着。它是如此美妙,因为这是他最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125. 内景,卫生间,白天,1955

威利坐在马桶上,膝上放着他的漫画。

126. 内景,警卫室/外间办公室,白天,1955

安迪将留声机搬到警卫办公桌上,将桌上东西一股脑推到地上。他将唱机接上电。红灯亮起,转盘开始旋转。

他将莫扎特的那张唱片从套中取出,放在转盘上,将唱针放在他最喜欢的那段上。唱针在唱片的纹理间发出嘶嘶的声音,音乐响了起来,欢快而华丽。

安迪坐进威利的椅子,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这是由苏珊娜和伯爵夫人演唱的二重唱“那柔和的风”。

127. 内景,卫生间,白天,1955

正在看漫画的威利停了下来,有些奇怪。他觉得好像听到了音乐。

威利:安迪?你听到了吗?

128. 内景,警卫署/外间办公室,白天,1955

安迪朝卫生间看了一眼……笑了。他决定孤注一掷。

他忽然起身,将前门锁上,然后将卫生间的门也锁上。他走到办公桌前,找到扩音器的麦克。他鼓起勇气,将所有的开关都打到了“开”。一声短暂的回响……

129. 内景/外景,各处的扬声器,白天,1955

……莫扎特的音乐在整个监狱里响起。

130. 内景,卫生间,白天,1955

威利赶快起身,裤子都来不及提上。

131. 内景/外景,肖申克监狱,各个地方,白天,1955

犯人们停下手中的活儿,被这突如其来的音乐惊呆了,边听边仰头盯着扬声器。

132. 印刷厂的机器停了下来……

133. 洗衣房的流水线安静了下来,……

134. 木工房的机器停止了工作……

135. 厨房……装卸场……操场上……整个麻木、刻板的监狱生活似乎都在这一刻停止了。

所有人都原地不动,听着这音乐,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

136. 内景,警卫室,白天,1955

安迪靠在椅子上,手臂挥舞着似乎在指挥乐队,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肖申克不复存在。它已经从人们的头脑中消失了。

137. 外景,操场,白天,1955

镜头跟随几组人群,他们都被这音乐吸引住了。

雷德(画外音):我根本不懂那两个意大利女人在唱什么。事实上,我也不想知道。此刻意在声外。我想她们歌唱的是美妙得无法形容的东西,美妙得令你心碎。

镜头对准雷德。

雷德(画外音):告诉你,那歌声似乎会飞,飞得又高又远,穿越云霄,超乎这个灰色世界里所有人的想象。它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飞进了我们这个毫无生气的笼子,它的到来让我们忘记了围墙的存在……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就在那一刻,肖申克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自由。

138. 内景,监狱走廊,白天,1955

镜头快速跟拍诺顿,他走进大厅,后面跟着哈德利。

雷德(画外音):这件事令典狱长大为恼

火。

139. 内景, 警卫室/ 外间办公室, 白天, 1955

诺顿和哈德利破门而入。安迪抬起头, 脸上露出优雅的微笑。我们听到威利拼命敲着卫生间的门:

威利(画外音): 让我出——去!

140. 内景, 单独禁闭室, 白天, 1955

镜头低角度缓慢推进, 前面是生了锈的巨大的铁门。天哪, 这个地方太可怕了。

雷德(画外音): 安迪为了那片刻的沉醉被关了两周禁闭。

141. 内景, 单独禁闭室, 白天, 1955

安迪似乎并不在意。他的手臂随着仍然回响在头脑中的音乐挥舞着。我们能听到女高音二重唱微弱的回声。

142. 内景, 食堂, 白天, 1955

海伍德: 不能放点儿好听的吗? 比如汉克·威廉斯的?

安迪: 还没来得及接受点歌, 我就被逮住了。

弗洛伊德: 值得你蹲两个星期禁闭?

安迪: 我所过的最舒服的日子。

海伍德: 他妈的, 蹲禁闭哪有好日子。一星期就像一年。

安迪: 有莫扎特先生陪着我。根本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

雷德: 噢, 他们让你把唱机带进去了? 我还以为他们肯定会没收那东西呢。

安迪(轻轻拍了拍脑袋, 又拍了拍胸脯): 音乐在脑中……在心底。这是他们无法没收的, 永远都不能。这正是音乐的美妙之处。你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吗, 雷德?

雷德: 年轻时吹过口琴。后来也就没有兴致了。在这儿就更没什么意义了。

安迪: 在这里才更有意义。有了它我们才不会忘记。

雷德: 忘记什么?

安迪: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被围墙关住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是他们永远无法囚禁的, 这个地方叫希望。

雷德: 那是个危险的东西。能叫人疯狂。这儿没它的地方。最好打消这种念头。

安迪(轻声地): 就像布鲁克斯那样?

143. 一扇带铁栏杆的大门

大门打开, 发出巨大的声响。门里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镜头推进。7个面无表情的人并排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他们面对的是一把空椅子。

144. 内景, 肖申克监狱听证室, 白天, 1957

雷德走进来, 比我们第一次见他进这个房间时老了10岁。他摘下帽子, 坐下。

第一个人: 你被判处终身监禁, 现已服刑30年。

第二个人: 你觉得自己改邪归正了吗?

雷德: 是的, 先生, 毫无疑问。我已经改过自新了, 不会再对社会造成危害。我讲的绝对是事实。我已经完全改邪归正了。

特写——假释表格

一个大橡皮章盖下来: 表格上出现了红色的“驳回”二字。

145. 外景, 监狱操场, 黄昏, 1952

雷德出现在暮色中, 安迪正在等他。

雷德: 30年。天哪。当你说起这儿的时候……

安迪: 你在想时间都流逝到哪里去了。我也在想我这10年是怎么过的。

雷德郑重地点点头。两个人在露天座位上坐下。安迪从毛衣里面掏出一个小盒子, 递给雷德。

安迪: 周年纪念。打开看看。

雷德打开盒子。盒底一层薄薄的棉花上放着一把崭新的铝制的口琴。

安迪:托你的同行弄到的,希望你介意。只是想给你个惊喜。

雷德:非常漂亮,安迪。谢谢。

安迪:吹点儿什么?

雷德想了一下,摇了摇头。

雷德(轻声地):今天不了。

146. 内景,第五区牢房/安迪的牢房,夜,1957

晚间点名结束。犯人们回到各自的牢房。总开关拉下,所有牢门都被锁上了。安迪发现床上有一个纸筒。上面写着:“送上一位新的女郎作为你的10周年纪念。雷德赠。”

147. 内景,安迪的牢房,晚些时候,1957

画面上是玛丽莲·梦露的脸。镜头缓慢向后拉,我们看到了整张新海报:是梦露在《七年之痒》中的经典镜头。她站在地铁通风口上,裙子被吹了起来。熄灯了,安迪仍坐在那儿,望着她。

148. 内景,雷德的牢房,夜,1957

黑暗的牢房,雷德茫然地注视着前方。

他拿出口琴,像是面对着一件火星上的艺术品。他想试着吹吹——将口琴举到嘴边,有点儿局促不安——最后还是没吹,将口琴放回了盒子。

淡出

149. 屏幕上一片黑暗,有捶击的声音越来越响……

雷德(画外音):安迪果然继续给州议会写信,不是每周一封,而是每周两封。

随着一堵墙被推倒,屏幕上的黑暗消失了。一群犯人抡着镐和大锤在干活,为了防尘,他们个个都在口鼻处系着一条手绢,看上去像一群蒙面大盗。身后有几名警卫在监督他们。

安迪拽下手绢,露出满意的笑容。雷德和其他人也一样。他们跨过刚推倒的墙,走进这个原来一直被封着的储藏室。

雷德(画外音):1959年,奥古斯塔那些管事的人终于明白,他们无法用一张200美元的支票打发了安迪。为了堵住他的嘴,拨款委员会决定每年拨给我们500美元。

150. 内景,监狱图书室,白天,1960

墙被推倒。犯人们有的在刷漆,有的在抹泥灰,有的在做木工活。许多书架制作出来。雷德是木匠头儿。我们看见他正在和安迪商量方案。

雷德(画外音):支票每年会按时寄来。

151. 内景,监狱图书室,白天,1960

雷德和其他人在开箱,拿书。

雷德(画外音):你也许会为安迪的能量感到惊讶。他联系图书俱乐部,慈善机构……他论斤买回削价图书……

海伍德:《金银岛》。罗伯特·路易斯……

安迪(匆匆记下):……斯蒂文森。下一本?

雷德:我这儿有一本汽车维修说明书,还有一本关于肥皂雕刻的。

安迪:职业技巧及爱好,属教育类。就放在你后面那摞。

海伍德:《基基山伯爵》……

弗洛伊德:基督山,你这饭桶。

海伍德:……作者亚历山大·大种马。

安迪:大种马。你们这帮家伙一定会喜欢。讲越狱的。

弗洛伊德要抢,海伍德先得了手。

海伍德:我先看见的。

雷德看了安迪一眼。

雷德:这么说也归教育类了。

152. 内景,木工房,白天,1961

雷德正在做一个标牌,他在一块长木板

上刻着字。

153. 内景,监狱图书室,白天,1963

刚才看到的那块木板,已经悬挂在拱门上,上面写着:“布鲁克斯·哈特伦纪念图书室”。镜头下移,整个图书室焕然一新:书架上摆满了书,桌椅摆放整齐,甚至还有几盆植物。海伍德戴着耳机,在听汉克·威廉斯的磁带。

雷德(画外音):到肯尼迪遇刺那年,安迪已将原来那间散发着松脂味的扫帚储藏室变成了全新英格兰最好的监狱图书室。

154. 外景,肖申克监狱,白天,1963

闪光灯接连闪起,诺顿正在对众多媒体讲话。

雷德(画外音):也就在那年,诺顿典狱长提出了他著名的“外役”计划。也许你在哪里读到过,因为所有报纸都登过有关内容,《生活》杂志还刊登了他的照片。

诺顿:……这是改造罪犯的一个真正的、革新性的进步。犯人将在适当的监督下,到围墙外工作,为各类公用事业效力。伐树,修桥,铺路,挖排水沟……

镜头转向雷德,他和其他人一起在围栏外面听着诺顿的讲话。

诺顿:这些人将在为社会贡献有价值的服务的同时了解到诚实劳动的价值——而这一切只需纳税人支出最少的费用。

海伍德:要我说,铺路这活儿可能不错。

雷德:没有人要你说。

155. 外景,高速公路工地,白天,1963

一支筑路队正在干活。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汗水的味道。警卫端着来复枪巡逻。

一名莽撞的女记者出现在施工现场,她戴着一顶难看的帽子,身后跟着一个摄影记者。

女记者:在这儿呢!你们!我们要拍一张你们的照片!

海伍德:让我们歇会儿吧,女士。

女记者: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生活》杂志的!我以为你们会好好合作呢!你们想让我向典狱长汇报,是吗?

海伍德(叹气):不,女士。

女记者:这还差不多!好了,现在都给我站成一排,面带微笑!拿好你们的家伙什,展示给我看!

她转过头,示意摄影师做好准备。海伍德瞥了一眼其他人。

海伍德:你们听见她说什么了吗?

海伍德拉开裤子拉链,伸手进去。其他人也跟着做。女记者回过头来,只见十几个男人手握自己的阳具,冲着她大笑。她腿一打晃,坐在了地上。

海伍德:来呀!我们正在展示我们的家伙什,别像傻子一样大笑了!快拍照哇!

156. 内景,单独禁闭室,夜,1963

海伍德独自坐在黑暗中叹气。

雷德(画外音):犯人们没有发言的权利……

157. 外景,林中工地,白天,1965

筑路队正在拖树桩,陷入了泥沼当中。

雷德(画外音):诺顿并没有向媒体说明“最少的开支”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实际上有很多揩油的办法。人工、材料,只要你能想到的。上帝啊,简直是财源滚滚。

诺顿进入镜头,内德·格兰姆斯紧随其后。

内德: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倒闭了!有了这些犯人劳动力,谁能标过你。

诺顿:内德,我们提供的是有价值的社会服务。

内德:媒体当然爱听这个,可是我是要养家的。国家不付我工资。老兄,我们交情不浅。我需要这个高速公路的承包权。得不到,我就要喝西北风了。(递给诺顿一个

盒子)这是我老婆特别为你烤制的馅饼,你再考虑考虑。

诺顿打开盒子。里面除了馅饼,还有一个信封。他用手拨了一下信封里装的厚厚的一叠钞票。

诺顿:内德,我不太在意这个合同。我们已经另签了别的地方。你放心吧。谢谢你太太的心意。

158. 内景,诺顿办公室,夜,1965

镜头对着诺顿拿回来的馅饼。有一些已经被吃掉了。

雷德(画外音):在每一笔肮脏的交易背后,在赚来的每一分钱背后……

镜头转向桌前的安迪,他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在计算器上做着运算。

雷德(画外音):……都有安迪在,是他在做账。

安迪做好了两笔账,诺顿守候在桌旁,监督着安迪的一举一动。

安迪:两笔存款,卡斯科银行和新英格兰第一银行。和往常一样夜间存入。

诺顿将信封揣好。安迪走到墙上的保险柜前,将账簿和其他东西放进去。诺顿锁好保险柜,将他妻子绣的那幅格言挂回原位。他手指了一下墙角的几件待洗的衣服。

诺顿:帮我送去洗衣店。两套西装要干洗,另外一袋水洗。告诉他们,再把我的衬衫浆得那么硬的话,就有他们好看。(弄了弄领带)我看着怎么样?

安迪:很不错。

诺顿:我要去参加波特兰大型慈善晚会。州长也会来。(指着馅饼)剩下的这些还要吗?简直难吃透顶。

159. 内景,监狱走廊,夜,1965

安迪提着诺顿要洗的衣服走在走廊上,胳膊下面夹着剩下的馅饼。

160.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5

镜头从馅饼转向正在吃馅饼的雷德,他正在帮安迪为书架上的书分类。

雷德:听说他收了不少那样的馅饼。

安迪:你听说的不过是皮毛而已。他干的坏事你无法想象。重重回扣。他的脚下流淌着脏钱汇成的河。

雷德:这些钱有问题,迟早你得解释它们是从哪儿来的。

安迪:所以他才要用我。我过滤黑钱,——漂白……股票、保险、免税公债……我让这些钱流入市场,等到它们回来时……

雷德:它们就干净得像处女一样?

安迪:比那还干净。到诺顿退休时,他就是百万富翁了。

雷德:天哪。一旦被抓住,他岂不是也要成为肖申克的一员了。

安迪(笑了):对我这么没信心?

雷德:我相信你很棒,但是钱就是最好的证据。有人会对此起疑的——联邦调查局,国内收入署什么的——这些证据总会让他们找上什么人的。

安迪:当然。但不是我,当然也不是典狱长。

雷德:那是谁?

安迪:彼得·斯蒂文斯。

雷德:谁?

安迪:不为人知,不为人知的合伙人。他就是那个有罪之人,大人。银行户头是他的名字。整个过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顺藤摸瓜,最后只能找到这个人。

雷德:行,但他到底是谁?

安迪:一个幽灵。一个幻影。是兔子哈维的二表兄。(不看雷德)我凭空制造出这个人物。他根本不存在……除了在书面上。

雷德:你怎么能凭空造出一个人来呢。

安迪:当然可以。只要你懂得这个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知道空子在哪儿。书信能办

到的事太多了。这位先生有出生证明,社会保险卡,驾驶执照。他们如果查他的账户,到最后也只能找到这个我虚构出来的人物。

雷德:天哪。我说过你很行吧?你简直就是伦勃朗^①。

安迪:很可笑。在外面,我刚正不阿,正直得像一支箭。进了监狱却成了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161. 外景,监狱操场,黄昏,1965

雷德:你会觉得不安吗?

安迪:欺诈的人不是我,雷德,我不过是打理这些钱罢了。也许,我这是强词夺理。不过我还建了那个图书室,利用它帮助十多个狱友拿到了高中学历。你以为典狱长为什么会允许我干这些?

雷德:让你高兴,好帮他洗东西。洗钱而不是床单。

安迪:我廉价。这才是交易的原因。

两声短促的警笛响过,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大门口。大门打开,外面停着一辆监狱大巴。

162. 内景,监狱大巴,黄昏,1965

车上坐的人中有一个叫汤米·威廉斯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长相不错的孩子。汽车驶进大门。

163. 外景,监狱操场,黄昏,1965

新来的犯人下车排成一队。老犯人喊叫着摇晃着铁丝网,发出巨大的声音。

164. 内景,第八区牢房,夜,1965

汤米和其他人光着身子打着哆嗦走了进来,身上满是灭虱粉。迎接他们的是讥笑和尖叫。

165. 内景,汤米的牢房,夜,1965

牢房大门哐啷一声一起关上。汤米和他的狱友们观察着各自的新环境。

汤米:哦,这是拉屎的地方吗?

166. 内景,监狱走廊,白天,1965

镜头跟拍汤米,他大摇大摆地走着,梳着鸭尾巴式发型,耳朵上别着一根烟。

雷德(画外音):汤米·威廉斯 1965 年来到肖申克。他从商店后门偷电视时被警察逮住,因入室偷盗被判两年。

167. 内景,木工房,白天,1965

一架电动圆锯将木头锯成 10 英寸长的木方。雷德操纵着机器,另外几名老犯人负责递木头。

雷德(画外音):他是个小朋克,摇滚狂,还有点儿自以为是。

汤米将锯好的木头从传送带上搬走,擦好。这是个苦差事,但汤米似乎并不觉得。

汤米(拍拍手套):快点儿,老家伙们!慢吞吞的,弄得好像我干得不好似的!

那些老犯人摇摇头,笑了。

雷德(画外音):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他。

168. 内景,食堂,白天,1965

汤米正在讲自己的事逗大家开心。

汤米:……我正要从前门出去呢,像这样抱着电视……(两手比画着)这个家伙,挡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突然,一个声音说:“不许动,小子!举起手来!”我站在那儿,抱着电视。那个声音又说了:“听见我的话了吗,小子?”我说:“是的,长官,我当然听见了!但是如果我举起手,摔了这该死的东西,你们又要告我损坏公物罪了!”

桌旁的人笑成了一团。

169. 内景,图书馆,白天,1965

汤米、安迪、雷德和其他几个人正在玩扑克。

海伍德:你还在卡什曼服过刑?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究构图的完美,尤善于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

汤米:对呀。我告诉你,那儿的日子最好混了。外役制度,周末休假。和这儿可不一样。

斯努兹:听起来你好像蹲遍了新英格兰所有的监狱。

汤米:我13岁起就开始以狱为家了。随便说一个,我都有可能呆过。

安迪:也许你该换个新行当了。我意思是,你好像贼功不灵,也许该试试别的。

汤米:你懂个屁?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安迪(看了雷德一眼):这儿的所有人都是无罪的。你不知道吗?

紧张气氛打破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170. 内景,探视室,白天,1965

屋子里一片混乱。犯人排着队,等待与探视者透过厚厚的玻璃屏幕对话。

雷德(画外音):原来汤米还有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小女儿……

汤米排在队尾,终于轮到他了。他拿起电话,玻璃外面是就快要哭了

的贝思,她怀里抱着个小孩。
贝思:……说是我们还可以住那儿,但是乔伊下个月服役期满,到时就没多大地方了。还有,爸爸两班倒,可是孩子一哭就哭半宿。我真不知道还能去哪儿……

镜头推进,汤米听着妻子的话。

雷德(画外音):也许是害怕母女流落街头……也许是害怕女儿长大了不认识自己的爸爸……

171.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5

汤米进来,不像以往那样趾高气扬,而是有些胆怯。他看到安迪正在填图书卡。

雷德(画外音):无论如何,那小子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了。

汤米:我想也许我应该试试高中同等学力考试。听说你帮过不少人。

安迪:我不会在没志气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间,汤米。

汤米(坚定地):我可不是他妈的没志气的人。

安迪:很好。如果我们做,就要做到底。百分之百地投入。不能半途而废。

汤米想了一下,点了点头。

汤米:问题是,要知道……(凑近安迪,小声说)……我阅读还有些问题。

安迪(笑了):哦。那你就找对人了。

172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5

安迪正在充满激情地朗读。

安迪:“……灯光将他的影子投射在地上,……而我的灵魂将离开那影子,永不再受监禁!”

安迪合上书,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

汤米:那么,那只乌鸦就一直呆在那儿,没有离开?

安迪:对。

汤米(思索了一会):他为什么没搞把枪,收拾了那家伙?

173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5

汤米在费力地读着什么,安迪在一旁看着:

汤米:“猫桌……猫桌在……”

汤米抬头看安迪。

安迪摇摇头,示意他读得不准确。

174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5

安迪在黑板上写下了字母表。

雷德(画外音):就这样,安迪收下了汤米,从ABC开始教他……

175 内景,食堂,白天,1965

汤米和安迪坐在桌前,他们正在讨论一本书。

雷德(画外音):汤米学得很快。他发现了

了自己的潜力,这是他以前从没意识到的。

176 外景,操场露天座位,白天,1965

汤米:“猫爬上了树,在树枝上蹑手蹑脚



地走着……”

177. 内景,木工房,白天,1965

汤米专心地看着一本书,嘴里读着单词。他身后,锯好的木头已经堆成了堆。

雷德(画外音):不久,他就对书爱不释手了。

雷德:锯到屁股了,小子!你落在我们后面了!

汤米将书塞到兜里,赶忙干起活来。

178.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5

汤米在黑板上写着句子。安迪走过来,教他如何修改句子。

雷德(画外音):不久,安迪就开始针对考试辅导汤米了。他发自内心地喜欢这孩子,这是部分原因。帮助一个年轻人摆脱无知这件事令他感到兴奋。但这不是惟一的原因……

179.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66

镜头对准棋盘。多数棋子已经做好了。镜头转向安迪,他躺在床上,仔细地打磨着一个棋子……

雷德(画外音):监狱的时间过得很慢。有时感觉时间好像停止了似的。所以你要

想尽办法让时间继续……

……镜头环牢房缓慢移动,洗手槽、马桶、书。窗外传来火车驶过的声音……

雷德(画外音):有人集邮。有人用火柴搭房子。安迪建了一个图书室。现在他需要一个新的工程,那就是汤米。他花了这么多年雕刻、打磨那些石头是这个原因。他不断更换挂在墙上的美女海报也是这个原因。

……镜头继续移动,拍到一把椅子,一件挂在钩子上的毛衣……最后落在墙上的海报上……

雷德(画外音):在监狱里,每个人都会想尽办法让自己有事可做。

……最新的海报已换成穿着比基尼的拉奎尔·韦尔奇,她看上去美极了。

雷德(画外音):到1966年……也就是汤米准备考试之时……安迪墙上贴的是拉奎尔。

180.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6

汤米正在进行大考。安迪在给他掐时间。图书室里非常安静,只有汤米的铅笔画在纸上的声音。一些狱友在书架前浏览,不时向安迪和汤米这边看两眼。汤米努力不

分散注意力,将精力集中在考试上。

安迪清了清嗓子,宣布时间到了。汤米放下了铅笔。

安迪:好了?

汤米:嗯。一团糟。(愤怒地站起来)为了这该死的考试浪费了他妈1年时间。

安迪:也许并不像你想得那么糟。

汤米:是比我想得更糟。我他妈一道题都没答对!好像考的是中文似的。

安迪:等成绩出来了再看。

汤米:我能告诉你这该死的成绩是多少……

汤米抓起试卷,攥成一团,使劲扔进了废纸篓。

汤米:两分!就在那儿!你该死的成绩!(猛地冲了出去)该死的猫爬上树,五五二十五,这他妈该死的地方,真他妈该死!

汤米走了。雷德和其他人面面相觑。安迪站起来,从纸篓中拾起试卷,在桌子上将它展平。

181. 内景,木工房,白天,1966

休息时间。汤米和雷德在喝可乐。

汤米:我感觉很抱歉。我让他失望了。

雷德:别这么说,小子。他为你感到骄傲。骄傲得像只母鸡。(不看汤米)我们做了这么久的朋友,我了解他。

汤米:他是个聪明人,对吗?

雷德:绝顶聪明。在外面他是个银行家。

汤米:他到底因为什么进来的?

雷德:谋杀。

汤米:你说什么?

雷德:看外表,你肯定想不到。他把他的妻子和一个高尔夫教练堵在了床上,把两人都毙了。好了,小子,接着干活吧……

哗啦一声!雷德转过身。汤米的可乐已经从手里掉下来,洒了一地。汤米脸色苍

白,白得如同一张被单。

汤米(声音微弱地):噢,我的天哪……

182.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6

汤米坐在安迪和雷德对面。

汤米:4年前,我因为偷车被判两年,在托马斯顿服刑。(停顿了一下)没剩几个月时,来了一个新室友,埃尔莫·布拉奇。那家伙有焦躁症。从眼神就能看出他的疯狂。就是你祈祷永远不要碰到的那种人,你们明白吗?他是因为持枪抢劫进来的。他声称干过百十多票。像他这么容易紧张的人,这简直难以想象。听见个响屁都会跳起三尺高。他还总是喋喋不休,没有住嘴的时候。他去过的地方,干过的活,搞过的女人,甚至他杀过的人。用他的话说,那些惹得他不爽的人。有天晚上,我跟他开玩笑,我问他“你杀过谁?”他说……

布拉奇:有段时间我在一个乡村俱乐部干活。想摸清那些阔人的底好下手。我盯上了一个家伙,晚上摸到了他家。他醒了,惹得我不爽,所以我就杀了他,还有和他在一起的那个骚娘们儿(开始大笑),这才是最绝的!她和那家伙搞在一起,就是那个高尔夫教练,但其实她有老公!一个什么银行家。他们把罪定在了他头上!把他关进了缅因州的一个什么地方。怎么样?

布拉奇仰起头,狂笑起来。

183. 内景,监狱图书室,白天,1966

沉默。汤米讲完了。雷德惊呆了……安迪像是被冻僵了一样站在那儿不动。

雷德:安迪?

安迪一言不发。接着,他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走了出去。

184. 内景,诺顿办公室,白天,1966

诺顿:行了。我不得不说,这是我听过最令人惊讶的故事。最让我吃惊的是你竟然相信了。

安迪:长官?

诺顿:很显然,这个叫威廉斯的很同情你。他听说了你的不幸,很自然地想哄你开心。他还年轻,不太明智。所以根本不奇怪,他并不知道这会将你置于怎样的处境。

安迪: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

诺顿:让我们假设真有布拉奇其人。你认为他会跪地承认:“是的,是我干的!我承认!无论如何,请在我的刑期上再加个终身监禁吧!”

安迪:这不是问题。有汤米做证,我可以要求重新进行审判。

诺顿:我们不过是假设布拉奇还在那儿。很有可能他现在已经被释放了。这太有可能了。

安迪:他们也许有他的地址或者亲戚的名单……(诺顿摇摇头)这也有可能的,不是吗?你怎么这么傻呢?

诺顿:什么?你说我什么?

安迪:傻!或者是装傻?乡村俱乐部会有他的记载!纳税单上也会有他的名字的!

诺顿(站起来):迪弗雷纳,如果你想沉溺于这个幻想,那是你的事,别来烦我。会见结束了。

安迪:你看,如果问题在此,你不用担心。我永远不会把这儿发生的一切讲出去。我为你洗钱,与你同罪。

诺顿:不许再跟我谈钱的事,你这可怜的杂种!不许在这里提,不许在任何地方提起!(打开对讲机)来人!快点儿!

安迪:我只是想让你放心,仅此而已。

诺顿(警卫进来的同时):禁闭!一个月!

安迪被拖走,他挣扎着,大喊着。

安迪:你怎么回事?这是我重获自由的机会,你没看出来吗?这是我的人生!你不明白吗,这是我的人生?

185. 外景,监狱操场,白天,1966

发信时间。大家都聚拢过来,等着叫到自己的名字。雷德和他伙计们坐在露天座位上。

弗洛伊德:一个月禁闭。我听过的最长的时间。

汤米:都是我的错。

雷德:胡说。不是你杀的人,也不是你判他有罪的。

海伍德:雷德?你是说安迪无罪?我是说真的无罪?(雷德点头)我的天哪。他来这里多久了?

雷德:1947年到现在,有19年了吧。

发信人:托马斯·威廉斯!

汤米举起手,信被递过来。他看着信封。雷德越过他的肩膀也看到了信。

雷德:教育委员会。

汤米:那家伙把它寄出去了。

雷德:看来是这样的。你是要打开它,还是就这么傻看着?

汤米:还是就这么傻看着好些。

汤米被其他人围了起来。雷德将信抢了过去。

汤米:快点儿,把它扔了吧。求你了。快把它扔了。

雷德撕开信封。快速浏览了信的内容,面无表情。

雷德:哦,该死。

186. 内景,探视室,白天,1966

汤米穿过混乱的人群,看见了在玻璃窗另一边等待他的贝思和孩子。他坐了下来,没有拿起电话,只是看着贝思。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将一张纸按在玻璃屏障上,是一张高中文凭。她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接着喜极而泣。

187. 内景,单独禁闭室,夜,1966

低角度拍摄大铁门。安迪被关在铁门里面。老鼠沿着墙根逃窜。有脚步声慢慢靠近。

188. 内景, 单独禁闭室, 夜, 1966

安迪在黑暗中听到了声音。脚步声在门外停下。大铁门上的一个小窗口被打开, 一名老警卫向里面张望。

老警卫: 那孩子通过了……平均成绩为 C+。想必你也想知道。

小窗口被关上。脚步声走远了。安迪露出了笑容。

189. 内景, 监狱走廊, 夜, 1966

我们看见汤米正在拖地。默特·恩特威斯尔出现在画面中。

默特: 典狱长要和你谈话。

190. 外景, 监狱, 夜, 1966

一扇大铁门打开。默特引着汤米走出大门, 来到另一扇门前, 将门打开。汤米四下看了看。

汤米: 真是在外面?

默特: 他是这么说的。

默特将门推开, 让汤米出去, 自己转身回去了。

汤米向外走了几步, 穿过装卸码头的入口。几辆车停在那儿, 没什么人。他停住脚, 感觉到有人来了。

汤米: 是典狱长吗?

诺顿出现在光线之中。

诺顿: 汤米, 我们这儿出了点儿状况, 我想你明白。

汤米: 是的, 长官, 我明白。

诺顿: 说实话, 孩子, 这件事真让我感到震惊。我被搞得夜不能寐, 真的。

诺顿掏出一盒烟, 递给汤米一根。汤米接过来。诺顿为两个人点了烟, 将打火机揣进了兜里。

诺顿: 怎么办才好, 有时我自己都不清

楚。你明白吗? (汤米点头) 好好想想, 汤米。我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 才能介入此事。我必须弄清楚你告诉迪弗雷纳的是否属实?

汤米: 当然, 长官, 我所说的句句属实。

诺顿: 你愿意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发誓……将你的手放在《圣经》上, 在万能的上帝面前发誓吗?

汤米: 只要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的。

诺顿: 这正是我想听到的。

诺顿将烟扔在地上, 用皮鞋头将它碾碎。他向印刷厂房顶上看了一眼。

191. 从房顶角度俯拍, 狙击手的视野

一个步枪瞄准镜架了起来, 汤米被收入了视线, 十字丝对准了他。

192 狙击手

快速勾动卡宾枪的扳机……乒! 乒!

乒! ——狙击手的脸被枪口冒出的火光照亮了。是哈德利。

193 汤米

汤米被击中, 重重地倒在地上, 身体抽搐着。睁着眼睛死去了。他的脸上还带着惊讶的表情。一切重归寂静。诺顿转身, 消失在黑暗之中。

194 内景, 单独禁闭室, 白天, 1966

警卫走近安迪的牢房, 门被打开。安迪被光晃得痛苦地眨着眼睛。

195. 内景/外景, 监狱, 白天, 1966

安迪独自走着。不时有犯人停下脚步看他两眼。

196 内景, 诺顿的办公室, 白天, 1966

安迪被带进来。门被关上, 就剩下安迪和诺顿两个人。

诺顿(轻声地): 太可怕了。这么年轻, 不到1年就可以出去了, 竟然试图越狱。打死他令哈德利感到心痛, 的确如此。

安迪: 我不干了, 一切就此打住。到计税公司去汇报你的收入吧。

诺顿站了起来,眼睛里充满了愤怒。

诺顿: 什么都没停止! 没有! (严厉地) 不然你在这儿就没好日子过了。不再有警卫关照你。你将不再享受单间的待遇,我会把你送到(更加严厉地)鸡奸者成群的地方。让他们轮流搞你! 至于图书室? 没有了! 用砖墙砌死! 我们会在操场上来一次烧书活动! 人们从几英里外就能看到火光! 我们要像印第安人那样围着火堆跳舞! 明白我的话了吗? 明白了吗?

镜头缓慢推进至安迪的脸。他眼神茫然。沮丧的神情说明了一切……

197. 外景,监狱操场,白天,1966

雷德发现安迪坐在监狱高墙的阴影里,无精打采地从地上挖着小石头。雷德等待着做出一点儿反应,可安迪连头都没抬。雷德在他旁边蹲下。两人许久无语。

安迪(轻声地):我妻子以前总说我是个难以理解的人,就像一本合上的书。她一直为此抱怨。(轻声地)是我杀了她,雷德。

安迪望向雷德,想看看他的反应。沉默。

安迪:不是我开的枪。但的确是我使得她离开了我,不然她不会死。都是因为我,我做人的方式。

雷德:你不能因此就成了罪人。最多算不上好丈夫罢了。

安迪淡淡一笑。雷德捏了他肩膀一把。

雷德:你如果非那么想不可,就会很难过。但的确不是你开的枪。

安迪:是的,我没有。别人干的,由我受罚。我想是运气不好。

雷德:运气不好? 天哪。

安迪:厄运四处飘动,总要落到什么人身上。就说暴风雨吧。有人坐在自己家里赏雨。而隔壁的房子却可能被夷为平地。现在轮到我了,就这样。我赶上了龙卷风。

(轻声地)我只是没想到它会持续这么久。

(看雷德)想过有一天会从这里出去吗?

雷德:当然。等我长出了又长又白的胡子,老得神智不清的时候。

安迪:告诉你我会去哪儿。锡瓦塔内霍。

雷德:锡瓦塔内霍?

安迪:在墨西哥。临太平洋的一个小地方。你知道墨西哥人怎么说太平洋? 一个没有回忆的地方。我将在那儿了此余生,雷德。一个没有回忆的温暖的地方。在海滩上开个小旅馆,买艘不值钱的小船,再把它们翻修一新。这样,我的客人就可以租船出海了。(停顿)要知道,在那样的地方,我也需要像你这样能搞到各种东西的人。

雷德看着安迪,笑了起来。

雷德:天哪,安迪。到了外面我可应付不了。在这儿呆的时间太长了,我也已经被体制化了,和老布鲁克斯一样。

安迪:别小看自己。

雷德:胡扯。在这儿我能对你有求必应。到了外面,只要有本黄页电话号码簿就行,而我连怎么查都不会。(自嘲地哼了一声)太平洋? 天哪。那么大的地方,我听着都觉得心慌。

安迪:不是我。我没有杀我的妻子,也没杀她的情人。我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一间旅馆,一叶扁舟……我的要求并不过分。太阳落山后看看星星。抚摸沙滩。在海边儿。水。感受自由。

雷德:天哪,安迪,快住嘴! 别这样! 谈论这些该死的梦想! 墨西哥与这儿简直是天南地北。这就是现实!

安迪:你说得对。它在那儿,而我在这儿。不过,我想人其实只有两个选择。忙着活,或忙着死。

雷德(快速看了安迪一眼):什么意思?

安迪起身走开。雷德站了起来。

雷德:安迪?

安迪(转身):雷德,如果有一天你能出去,请帮我个忙。在巴克斯顿附近有一大片草田。你知道巴克斯顿在哪儿吗?

雷德(点头):那儿有很多草田。

安迪:有一处很特别。那儿有一堵长长的石墙,石墙的最北边有一棵大橡树。像罗伯特·弗洛斯特诗中的景色。我就是在那儿(停顿)向我妻子求婚的。我们在那儿野餐过;在那棵树下亲热过。在那儿,她答应了我的求婚。(停顿)答应我,雷德,如果有一天你出去了,找到那个地方。在墙根底下你会找到一块与缅因州所有草田里的石头都不同的一块,是一块黑色的火山玻璃。那下面埋着的东西是给你的。

雷德:什么?那儿埋着什么?

安迪:等你挖开那块石头就知道了。

安迪转身走了。

198. 内景,食堂,白天,1966

雷德:告诉你们,这家伙说的都是疯话。我有点儿担心,真的。

斯基特:我们应该多注意他点儿。

吉格:白天还好。但晚上他总得一个人呆在牢房里。

海伍德:噢,天哪。安迪今天到装卸码头来了。他向我要了一根长绳子,6英尺长的。

斯努兹:该死!你给他了?

海伍德:当然。我怎么会不给他呢?

弗洛伊德:天哪!还记得布鲁克斯·哈特伦吗?

海伍德:我当时怎么会想到这个?

吉格:安迪永远也不会干那种事的。永远不会。

他们都看着雷德。

雷德:任何人都有崩溃的时候。

199. 外景,监狱操场,镜头对准扩音器,黄昏,1966

声音(扩音器中传出):晚点名时间。

镜头向下,拍到雷德和他那伙人。其他犯人从他们身边走过。

弗洛伊德:他到底在哪儿?

海伍德:可能还在典狱长那儿。

望塔警卫(通过扩音器):说你们呢!你们是没听见,还是没听明白?

斯基特:老天,我们该怎么办?

弗洛伊德:什么也干不了。今晚不行。

海伍德:我们明天一起找上他,跟他谈谈。行吗,雷德?

雷德(似乎并不是很赞同):好吧。当然,可以。

200. 内景,诺顿办公室,夜,1966

安迪正在做账,诺顿探头进来。

诺顿:快点儿,我要回家了。

安迪:马上就完,长官。

镜头跟随诺顿走到他妻子绣的格言前,将其挪开,对准密码,打开了墙上的保险柜。安迪走上前来,将黑色的账簿和一些文件放了进去。诺顿关上了保险柜。

安迪:今晚要存3笔。

安迪将信封递给他。诺顿朝门走去。

诺顿:把我的衣服送去洗洗,把我的皮鞋擦了。要亮得可以照人。(在门口停住)你回来真好,安迪。这地方没有你,感觉大不一样。

诺顿出去了。安迪走到要洗的衣服前。他打开鞋盒,里面是一双配正装穿的皮鞋。他叹了口气,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穿的已经破得不像样的劳动鞋。

201. 内景,诺顿办公室,夜,1966

安迪细致地擦着诺顿的皮鞋。

202. 内景,监狱走廊,夜,1966

安迪大摇大摆地穿过大厅,待洗的衣服

搭在肩膀上。

203. 内景,第五区牢房,夜,1966

安迪向警卫点了下头,警卫放他进去。

204. 内景,雷德的牢房,夜,1966

雷德听见安迪回来了,他凑到铁栏杆前,看见安迪上了2层。安迪在他的牢房前停顿了一下。

警卫(画外音):打开第12号牢房。

安迪盯着雷德,两人四目相对,雷德摇摇头,示意他别干傻事。安迪笑了,露出令人困惑的镇静……接着他进了自己的牢房。门哐啷一声关上。画面上仍旧是雷德的脸。

205.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66

安迪在打磨一个棋子。

声音(画外音):熄灯!

灯一下子全灭了。安迪停住手,将那顆棋子举起来欣赏着,是一个卒。他将它和其他棋子放在一起。他最后看了一眼棋盘,一整套棋子都已经完成了。

他抬头盯着拉奎尔看,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从枕头下面掏出一条6尺长的绳子,将其在地上展开。

206. 内景,雷德的牢房,夜,1966

雷德坐在黑暗中,神情紧张。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还是感到自己就快要崩溃,要喊出声来了。时间1秒1秒地过去,每1秒钟都显得那么长。

雷德(画外音):我也曾在这儿熬过一些漫长的夜晚。在黑暗中除了胡思乱想什么都没有,时间漫长得如同刀割。

窗外闪电的亮光将铁栏杆的影子投进了牢房。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雷德(画外音):那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夜……

207. 内景,第5区牢房,早晨,1966

哐啷!牢房门一起打开。犯人们从牢房里走出,晨间点名开始。雷德向后看去,想知道安迪是否站在队里。他没在。点名突然中断:

警卫:2层缺1人!12号牢房!

带头的警卫,黑格查了一下名单。

黑格:迪弗雷纳?你小子赶快出来!别耽误工夫!(没有回应)难道还要我上去吗!我会敲碎你的脑袋!

仍旧没有回应。黑格走到2层,手中拿着写字夹板,其他人跟在后面。



黑格: 迪弗雷纳, 该死的, 让你耽误我的工夫! 除非你病了或死了, 不然我决饶不了你!

警卫们来到安迪的牢房门前, 统统愣在那儿了。

黑格(轻声地): 噢, 我的天哪!

208. 交替拍摄

牢房里空无一人。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他们冲了进去, 搜遍了整个牢房, 那架势像是安迪能藏在纸巾盒或牙膏下面似的。

黑格: 到底是他妈的怎么回事?

209. 诺顿办公室, 早上, 1966

诺顿被早上送来的报纸绊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皮鞋有些脏了。他看见了桌上放着的鞋盒, 于是踢掉脚上的鞋, 打开鞋盒——却发现里面装的是安迪的那双破工作鞋。他愣住了,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整个监狱响起了警报声。他抬起头。

210. 外景, 监狱, 白天, 1966

诺顿和哈德利一起走着, 警报声继续。

诺顿: 这个牢区的所有人都要问话! 从他那个朋友开始!

哈德利: 谁?

211. 内景, 第5区牢房, 雷德的牢房, 白天, 1966

雷德眼看着诺顿横冲直撞过来, 身后跟着一帮警卫。

诺顿: 就是他。

雷德眼睛圆睁。警卫将他从牢房中拽出来。

212. 内景, 安迪的牢房, 白天, 1966

诺顿走到房间中央, 有些气急败坏。

诺顿: “他没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别跟我说这种话, 黑格! 别再跟我说这种话!

黑格: 但是, 长官! 他的确没在这儿! 现在也没有!

诺顿: 我看见了, 黑格! 你以为我瞎吗? 是这意思吗? 我瞎吗, 黑格?

黑格: 不, 长官!

诺顿抓过写字夹板, 摔给了哈德利。

诺顿: 你呢? 你瞎吗? 告诉我这是什

么!

哈德利: 昨晚的点名记录。

诺顿: 看见迪弗雷纳的名字了吗? 我看见了! 就在这儿, 看见了?“迪弗雷纳”。昨晚熄灯时他还在这儿! 今天早上他当然还应该在这儿! 我要你们找到他! 不是明天, 不是早饭之后! 是现在!

黑格调集其他警卫, 急匆匆地走了。诺顿看着雷德。

诺顿: 说吧?

雷德: 说什么?

诺顿: 我总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简直是亲密无间! 他一定说过什么!

雷德: 不, 长官, 他没有。

诺顿像一个布道者似地张开双臂, 快速地环视了整个牢房。

诺顿: 上帝! 这可真奇了! 这个人就像屁一样消失了! 什么都没留下, 就剩下窗台上这些烂石头和墙上这个骚娘们儿! 让我们来问问她好了! 说不定她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卷毛娘们儿? 能告诉我吗? 我猜你也不会。别人都不说, 你怎么会说呢?

雷德和其他警卫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们看上去也非常紧张。诺顿从窗台上抓起一把石头, 一块一块向墙上扔去。

诺顿: 这是个阴谋! (扔出一块石头) 就是这么回事! (扔出一块) 这是一个他妈的大阴谋! (扔出一块) 人人有份! (扔出一块) 包括她!

他将最后一块石头扔向拉奎尔。

这块石头扔到海报上, 发出了与其他石头不同的声音。

石头没有掉回到地上。所有的目光都转移到海报上。那块石头穿过海报,在拉奎尔肚脐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洞。

一个图钉掉了下来。诺顿走上前去,将一个手指伸进了那个小洞。他继续向里伸,整只手都伸进了墙里。

213. 镜头从海报后面拍过来

诺顿撕掉了海报。惊讶地向里看去。镜头缓慢向后拉……我们看到了墙上一条长长的、刚好可以爬过一个人的隧道。

214. 内景,安迪的牢房,几分钟后,1966

他们将一根绳子绕胸绑在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警卫罗里·特里蒙特身上,罗里试图装出平静的样子。有6个人同时向他发出不同的指令。

雷德(画外音):他们让一个叫罗里·特里蒙特的瘦子进了隧道。他不是很有脑子的那种人,但是他具备对于这项工作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他们将一个手电筒塞到他手上)他非常乐意干这件事。

215. 内景,隧道内,白天,1966

罗里在隧道里爬行。

雷德(画外音):也许他以为这会为他赢得一枚铜星奖章什么的。

216. 内景,下水道通风井,白天,1966

漆黑得如同深夜一般。两边都是水泥墙,如果你把它们想象成两片大厚面包,那么这个特别的三明治的肉馅就是这大约3英尺的空间和各区牢房之间的大管子。罗里出现在隧道口,用手电朝通风井下面照去,只听到老鼠吱吱的叫声。

雷德(画外音):这一天该他倒霉。

罗里:典狱长?这两堵墙之间有一块大约3英尺宽的空间!这儿的味可不太好!

诺顿(画外音):我不管那儿有什么味!

哈德利(画外音):继续,小子!你别想半途而废!

觉察到两人都不太满意,罗里爬出隧道,悬在两堵墙间来回摆动。他往下探了一步,用手电来回照着,黑暗令他快要窒息了。

罗里:哎呀!这儿味更难闻了!

诺顿(画外音):我说了,不要紧!继续!

罗里:这味太难闻了,典狱长!好像是大粪味。

他的脚着了地——或者说他以为是地的地方。其实不是。而正是他闻着了味的那东西。他的脚陷了进去,没到了脚踝。他滑倒了,狠狠地坐在了里面。

罗里:噢,上帝,就是的,是大粪。噢,我的上帝,是大粪。快拉我出去,不然我要吐了。噢,大粪,是大粪,噢,我的天哪!

217. 内景,安迪的牢房,白天,1966

雷德和其他人听到了下面传来的剧烈的呕吐声。

雷德(画外音):接着传来了罗里·特里蒙特呕吐的声音,他把最近吃的几顿饭都吐了出来。因为有回声,第5区的所有牢房都听到了。

雷德当然也在其中。他放声大笑,笑得控制不住自己,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诺顿的表情只能让他笑得更加厉害。

218. 内景,单独禁闭室,夜

一片寂静。低角度拍摄大铁门。

雷德(画外音):我把自己笑进了单独禁闭室。两个星期禁闭。

219. 内景,单独禁闭室,夜,1966

雷德:是大粪,是大粪,噢,我的天哪,是大粪……

他再次难以抑制地大笑起来。

雷德(画外音):安迪曾说他在禁闭室过得很自在,现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220. 外景,肖申克监狱,广角度镜头,白天,1966

原始的风景,迷人的乡间小路。突然州

警巡逻车响着警笛,亮着警灯疾驰过来。

雷德(画外音):1966年,安迪·迪弗雷纳逃离了肖申克监狱。

221. 外景,大地,白天,1966

距肖申克监狱半里之遥的地方。州警察和监狱警卫在灌木丛和泥泞的小溪中搜索着。一个警察用一根长棍子从小溪中挑起了一件狱服。

雷德(画外音):他们惟一找到是一套沾满烂泥的狱服、一块肥皂,和一把已经坏得不像样的鹤嘴锄。

一名州警察从杂草中发现了那把鹤嘴锄,冲一名摄影警察展示着。闪光灯一亮。

222. 一张静止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收获甚微的警察们提着安迪那已经发了臭的狱服和那把破鹤嘴锄。

镜头推进至鹤嘴锄。

雷德(画外音):我记得曾经说过,如果是用它的话,600年才能在这儿的墙上挖出一条隧道,而安迪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223.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49

我们再一次看到安迪用鹤嘴锄在墙上刻着他的名字。突然,一块巴掌大的水泥块掉下来,摔在地上。他低头看着它。

224.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49

安迪躺在黑暗中,研究着手里那块水泥。他考虑着潜在的可能,陷入了对于希望的沉思当中。

雷德(画外音):安迪喜欢地质学。我想这正符合他非常留意细节的性格。这儿曾经历过冰川时代,百万年前曾是高山……

225.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49

安迪站在那儿,打量着水泥掉落后在墙上留下的小坑。他用手指仔细触摸着它。

雷德(画外音):地质学是对压力和时间研究。它所需要的其实也真的不过如此:压力和时间。

226.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51

丽塔的海报已经上了墙,就贴在安迪的背后。

雷德(画外音):以及一张大海报。

镜头推进,安迪耐心地在水泥墙上挖着。

雷德(画外音):如我所说。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力图让自己有事可做。

他听见有脚步声临近,于是将海报贴平,躺在床上。

一名警卫走过来,用手电朝牢房内照了几下。

227. 外景,监狱操场,白天,1953

安迪独自走着,轻声吹着口哨,双手插在兜里。镜头向下拍到他的裤腿,小水泥块从裤脚漏到地上。

雷德(画外音):事实上,安迪最大的爱好是把他的墙搬到操场上,一次一把土……

228. 内景,第二层,夜,1962

一名警卫在这层巡逻,用手电向各个牢房内照去。他在安迪的牢房前停下,用手电照了照毯子下面蜷成一团的安迪。

229. 倒摄角度,从安迪牢房里面

我们能看到警卫看不到的:毯子下面并不是安迪的脑袋,而是卷成一团的枕头。手电光在安迪的牢房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玛丽莲·梦露身上。

230. 镜头从海报后面拍过来

光从梦露的脸上透过来。安迪躺在隧道里,屏着呼吸。手电光灭了,脚步声渐远。安迪继续自己的工作。

雷德(画外音):在我们这些人都睡着的时候,安迪上了多少年的夜班呀……

231. 内景,通风井,夜,1965

镜头从通风井底端向上缓慢推进。老鼠在管子上来回乱窜。突然,一个小水泥块掉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一个鹤嘴锄从

墙里穿了出来。砖被挪开,露出了安迪向外窥视的一双眼睛。

232. 一连串叠化画面,1965—1966

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洞由窄到宽的过程。先是杯口宽,再是茶碟宽,再是餐盘宽。

雷德(画外音):挖到一头宽大概就花了他1年时间。

安迪终于能将脑袋伸进去了。他嘴里叼着一个笔型电筒,朝通风井下面望去。通风井有大约20英尺深,底部是很粗的陶瓷管子。透过它上面的污垢和灰尘,能看见管子上印有“下水道”字样。

233. 外景,装卸码头入口,夜,1966

笔直向下角度。画面中,汤米·威廉斯面朝下躺在诺顿的脚边,血一直流到人行道上。诺顿转身,走出了画面。

雷德(画外音):我想是汤米的死让安迪最终做出了逃跑的决定。

234. 我们再一次看到前面的场景:

安迪在做账,诺顿探头进来。

诺顿:快点儿,我要回家了。

安迪:马上就完,长官。

诺顿走到墙上的保险柜前,对准密码。这一次镜头对准了安迪——他掀起毛衣,抽出一个黑色本子和一叠文件,放在了桌上。接着他抓起真正的账簿和文件塞进了裤腰,又将毛衣放下。他拿起假账簿和文件,走到诺顿跟前,将它们放进了保险柜。

235. 内景,大厅,夜,1966

诺顿从办公室出来,吹着口哨离开了。镜头推进到开着的门。我们看见安迪坐在警卫办公桌前,从鞋盒中拿出诺顿的皮鞋。

雷德(画外音):安迪照着诺顿说的,将他的皮鞋擦得简直可以照人。

236. 内景,诺顿办公室,几分钟后,1966

安迪浏览着诺顿的3套西装,在灰色带条的那套前停住。

237. 内景,第5区牢房,夜,1966

警卫放安迪进去。安迪朝我们走来。

雷德(画外音):警卫没有注意到,我也没有。话说回来,有多少时候你会注意一个人的鞋呢?

镜头向下,安迪穿的是诺顿的皮鞋。

238.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66

熄灯了。安迪放好最后一颗棋子。看着拉奎尔,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从枕头下面掏出了绳子。他站起来,解开狱服的扣子,露出了里面诺顿那套灰色带条的西服。一道闪电划过牢房,留下可怕的阴影。

239. 内景,安迪的牢房,夜,1966

暴风雨来临。安迪脱光了衣服,仔细地将诺顿的西装叠好,装进工业用带拉锁的袋子里。一起放入的还有诺顿的皮鞋,一盒棋子,账簿和文件,以及包着肥皂的一条毛巾。

240. 内景,隧道,夜,1966

穿着狱服的安迪在隧道里艰难向前。

241. 内景,通风井,夜,1966

安迪从隧道里爬出来,先是头,接着是上半身。他伸手试图抓住墙上的铁管。

突然,一只大老鼠朝他的手猛冲过来,他急忙躲闪,险些整个人摔下去。他大头朝下,手臂挥舞着,在空中摆荡了几下,接着双手用力地按在了对面的墙上。老鼠吱吱叫着逃走了。

安迪再次抓住铁管子。他整个人从隧道中爬出,悬垂在通风井内。现在我们看到了绳子的作用:绳子一端系着装东西的那个口袋,另一端绑在安迪的脚脖子上。

他使劲一蹬腿,双脚支在了墙上。现在他背靠着一面墙,双脚支在另一面墙上,开始朝通风井下面挪去,看上去随时都有摔下去的危险。他手握铁管,不时因为老鼠跑来跑去而将手缩回。

他接近下水道,双腿跪在上面。拿出鹤

嘴锄,心中默祷一下。他将鹤嘴锄高高举起,接着用尽全力砸下去。一次,两次,三次。成功了。一大股污水喷向空中,安迪立刻便成了一个被粪便包裹的人。他掉转头,剧烈地呕吐了一阵。下水道中的大粪继续向外喷着。

242. 内景,下水道,夜,1966

安迪从凿开的洞向里望去,并用手电来回照着。下水道直径不超过两英尺,内壁上结着厚厚的污垢,看上去似乎有几英里长。没有回头路了,他扭着身子进了下水道,开始向前爬去,脚下拖着那个塑料袋子。

雷德(画外音):安迪在恶臭的粪汤中爬了500码后获得了他的自由,这对于我是难以想象的。或许我根本也不会那么做。

243. 外景,大地,夜,1966

天上下着瓢泼大雨。肖申克已经在半英里之外了。镜头向下,拍摄到小溪……镜头推进,对准通向小溪的下水道口。

雷德(画外音):500码,差不多有5个足球场的长度了。

几个手指捅出来,用力推着罩在下水道口上的铁丝网。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安迪的脸,自由就在他的眼前。他将铁丝网扭松,从空隙处挤了出来,脑袋先栽进了水里。他从水里抬起头,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小溪的水有齐腰深。

他逆流趟水而上,急切地扯下身上的衣服,在头顶挥舞了几圈,将其扔掉。他伸出双臂,缓慢地转动,任凭雨水的冲刷。他胜利了,他欣喜若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244. 内景,安迪的隧道内,白天,1966

镜头向后拉,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些吃惊的脸。

雷德(画外音):第二天早上,就在拉奎尔不小心泄露了秘密的时候……

245. 内景,波特兰卡斯科银行,早上,

1966

银行门打开,一双锃亮的皮鞋,镜头跟随这双鞋走到柜台前。

雷德(画外音):……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男人走进了波特兰卡斯科银行。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只存在于文件之中。

女职员(画外音):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安迪:我叫彼得·斯蒂文斯,我要结清几个户头。

246. 内景,银行,几分钟后,1966

出纳员撕下一张银行本票,而银行经理在一旁仔细地核对着斯蒂文斯先生的各种证件。

雷德(画外音):他什么证件都不缺。驾驶执照,出生证明,社会保险卡。签名更是一点儿不差。

经理:我不得不说,失去您这个客户我们感到很遗憾。希望您在国外生活愉快。

安迪:谢谢,一定会的。

出纳员:这是您的本票,先生。还有别的需要帮忙吗?

安迪:是的。请帮我把这个邮出去。

他递给她一个包裹,上面已经贴好邮票,写好了地址。安迪冲他们友善地微笑了一下,转身离开了银行。

雷德(画外音):斯蒂文斯先生在那个上午惠顾了波特兰地区十几家银行,总共取走了诺顿典狱长37万多美元。算是他19年的遣散费吧。

247. 内景,办公室,白天,1966

一个穿着衬衫的男士浏览着办公桌上的邮件。他发现了安迪的邮包,将其撕开,掏出了里面黑色的账簿和一叠文件。他浏览了一下包裹里面的短信,接着冲到门口,推开门。我们看到了门玻璃上的字:《波特兰号角报》——主编室。

男人:哈尔!戴夫!马上给我进来!

248. 内景,肖申克监狱,白天,1966

诺顿朝自己的办公室慢慢走来,手里拿着早上的报纸,神情有些茫然。他从值班警卫身边走过,什么也没说,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将报纸放在桌上。

报纸的标题是:“肖申克监狱的腐败与谋杀”。下面的副标题为:“地方检察官掌握罪证,起诉指日可待”。诺顿抬头向窗外望去,远处响起了警笛声。

249. 外景,肖申克监狱,广角镜头,白天,1966

州警察的警车再次响着警笛,亮着警灯出现在肖申克监狱。

250. 内景,诺顿办公室,白天,1966

诺顿打开自己的保险柜,拿出那本“账簿”——竟然是安迪的圣经。扉页上写道:“亲爱的典狱长,你说的对,解救之道尽在于此。”诺顿翻到《圣经》的中间——发现书页被掏空成一把鹤嘴锄的形状。

251. 外景,监狱,白天

警察到处搜查。记者们也赶到了,争相抢占着自己的位置。一个面无血色的地方检察官进入了特写,一队州警察在两侧掩护着他。

地方检察官:拜伦·哈德利?

镜头转向哈德利队长,他盯着检察官,等待着他说下面的话。

地方检察官: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放弃此权利,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州警凑上来,从背后铐住了哈德利的双手。地方检察官继续例行公事。闪光灯频闪。哈德利一言未发,哭了起来。

雷德(画外音):我没亲眼看到,但是听说拜伦·哈德利被带走时哭得跟个小女孩似的。

哈德利一直哭上了车。地方检察官朝

诺顿办公室望去,示意他的人跟他上去。

252 内景,诺顿办公室,白天,1966

诺顿望着下面的人朝这座楼走来。他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和一盒子弹。

雷德(画外音):诺顿可不想那样轻而易举地被带走。

253 内景,监狱走廊,白天,1966

地方检察官走在一大群州警中间。

254 内景,诺顿办公室,白天,1966

诺顿面无表情地坐在办公桌前,手枪放在他的面前,办公室的门被锁上了。一个声音传来:

地方检察官(画外音):塞缪尔·诺顿?我们有你的逮捕令!快开门!

猛烈的敲门声。诺顿将一盒子弹倒在桌上,从中挑出他看中的几枚。

255. 在他的办公室外面

州警将倒霉的值班警卫推到诺顿的门前,警卫手里拿着一大串钥匙,紧张得不得了。

值班警卫:我也不清楚哪个是……

他开始一把一把的试钥匙,与此同时……

256 内景,诺顿办公室,白天,1966

……诺顿将子弹一颗颗装入枪膛。他紧盯着门,每试一把钥匙,他就装一颗子弹,机械而又狰狞。就在合适的那把钥匙插进门锁的同时他装好了最后一颗子弹。门突然打开,人们一拥而进。有人大声喊叫着。州警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与此同时,诺顿举起了枪,顶在自己的下颌上。他的头猛地向后背去,鲜血溅了一墙。他的转椅慢慢地转了半圈后停了下来。州警慢慢起身,恐惧地看着这一切。

雷德(画外音):我想他最后琢磨的……应该不是那些子弹……而是安迪·迪弗雷纳

是怎么战胜他的。

镜头缓慢推进至墙上诺顿夫人绣的那幅格言上,鲜血和脑浆从上面滴下来……我们最后一次聆听《圣经》的教诲:“他的审判将……”

257. 外景,监狱操场,白天,1966

发信时间。雷德被叫到,他们递给他一张明信片。

雷德(画外音):诺顿事发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什么都没写。只有邮戳上印着:得克萨斯州,麦克纳里。

258. 内景,图书室,白天,1966

雷德坐在桌前,面前是一张地图。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最后停在了最底端。

雷德(画外音):麦克纳里,在边境上。安迪应该已经从那儿出境了。

(合上地图)当我想象着他开着自己的敞篷汽车向南挺进时,我再次难以自制地大笑起来……

259. 外景,墨西哥,高速公路,白天,1966

一辆红色折篷汽车疾驰而过,安迪开着车,嘴里叼着一根烟,暖风轻抚着他的领带。

雷德(画外音):安迪·迪弗雷纳,爬过了一条大粪河,最终获得了干净之身。安迪·迪弗雷纳,向太平洋驶去。

260. 内景,食堂,白天,1966

海伍德正和别人讲着安迪的趣事。

雷德(画外音):我们这些最了解他的人总会提起他,通常是他那些惊人之举。为了他,我们会开怀大笑。

大家笑作一团。镜头推进至雷德,感觉到他笑中的一丝苦涩。

雷德(画外音):安迪走了,有时我会有点儿难过。我不得不提醒自己,有些鸟本来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实在太亮丽……

261. 外景,田地,日暮时分,1966

犯人们在锄地。警卫骑在马上巡逻。

雷德(画外音):……当它们飞走时,你也应该知道,把这样的鸟关起来是有罪的……可是,它们离开了,你所生活的地方也就失去了生气。

远处传来雷声。雷德停下手,望向天空。乌云密布,太阳在乌云背后发出光芒,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

雷德(画外音):我大概是太想他了。

262 内景,监狱牢房,夜,1966

雷德正在睡觉,忽然地浑身一颤,醒了过来。

雷德(画外音):不过,有时我也为他留给我的梦想埋怨他……

雷德清醒过来,回头看去,丽塔·海沃斯的海报贴在他的墙上。他从床上下来。丽塔依然神秘地微笑着。当雷德望向她时,一团光从海报后面照过来。海报破裂,眨眼工夫被冲进牢房的一道白光烧成了灰烬。阳光。雷德被强光晃得向后退去。

一阵旋风刮起,将一切卷到空中。墙上的大洞像一个巨大的吸尘器——纸、书、被褥——所有东西朝着光被吸过去。雷德努力抵抗,但是吸力还是将他慢慢吸过去……

263 雷德的视角

……镜头转向大洞,飞快地向无底的隧道深处坠下去,风呼啸着伴随着雷德的叫喊声,离那光越来越近……

……突然出现在一片完全静寂而美丽的白色沙滩上。太平洋就在眼前,广阔无垠。一切好似在幻觉之中。太平洋美得无法形容。惟一能听到的就是轻柔的海浪声。

雷德(画外音):……梦见我来到了一个没有回忆的温暖地方。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水边。镜头继续移动,向他身后推进,这人转过来,是雷德。

雷德(画外音):那海洋大得令我说不

话来。海浪安静得令我感到似乎失去了听觉。阳光如此明亮,我被晃得看不清东西。这是一个无比湛蓝的地方。湛蓝到几乎不可能存在,湛蓝到超乎我的想象。

264. 俯拍

除了无垠的海滩、天空和海水,什么都没有。雷德成了水边的一个点。不过是一粒稍大些的沙子而已。

雷德(画外音):我害怕极了。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

265. 内景,雷德的牢房,夜,1966

雷德从梦中醒来。他下了床,走到牢房窗口,望着天上的星星。

雷德(画外音):安迪,我知道你在那儿。在日落后再看星星。抚摸沙滩……在海水中散步……感受着自由。

淡出

266. 一扇大铁门

铁门打开,里面是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镜头推进,6个男人和1个女人坐在长桌后面,他们面前是1把空着的椅子。我们再一次进入了……

267. 内景,肖申克监狱听证室,白天,1967

雷德走进来,坐下,比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老了20岁。

第一个人:你被判处终身监禁,现已服刑40年。你觉得自己已经改过自新了吗?

雷德没有答话,眼睛看向别处。时间1秒1秒地过去,假释委员会成员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有人清了清嗓子。

第一个人:要我重复一遍刚才的问题吗?

雷德:我听见你的问题了。“改过自新”,那我们就好好说说吧。要知道,我简直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人:哦,它的意思是你们已经准备

好重新回归社会,作为一个——

雷德:我知道你们所说的意思。至于我,我认为那不过是个虚词儿,一个政客用的字眼儿。有了它,你们这些西装革履的小子才有事可做。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我是否为做过的事感到后悔?

第二个人:嗯……你后悔吗?

雷德:我没有一天不后悔的,不是因为 I 进了这儿,或你们认为我应该进来。当我回首当年的自己——那个犯下可怕罪行的无知少年……我多希望能和他讲讲道理,告诉他这里的一切。但我做不到,那个少年早已不在了,只剩下这个糟老头儿和他的遗憾。(停顿了一下)“改过自新”?这话简直是胡扯,尽管给我盖章吧,乖乖,别他妈的再浪费我的时间了。其实我根本不在乎。

假释委员会成员看着雷德,他坐在那儿,敲着手指。

特写——假释表格

一个大橡皮章敲下去——接着抬起来,表格上出现了红色的“通过”字样。

268. 外景,肖申克监狱,白天

两声短促的警笛后,监狱大门打开。雷德站在门口,身穿廉价的西服,手提一个不值几个钱的提包,头戴一顶同样廉价的帽子。他走出来,看起来还没缓过神来。

269. 内景,公共汽车,白天

雷德坐在车上,死死地抓住前面座位的把手。车子开得快得令他害怕。

270. 外景,布鲁斯特旅馆,傍晚

雷德来到了布鲁斯特旅馆前,还是那座3层小楼,看上去比以前更不起眼了。

271. 内景,布鲁斯特旅馆,傍晚

一个黑人女子带着雷德上到顶层。

272. 内景,雷德的房间,傍晚

房间又小、又旧、又昏暗。从拱形的窗子向外能看到国会大街,外面汽车的噪音会



不时地传上来。雷德走进房间,他停住了,盯着天棚上的大梁看,上面刻着:“布鲁克斯到此一游。”

273. 内景,福德威超市,白天

超市里人声鼎沸。雷德正在为顾客打包。收银机发出的声音,小孩子的叫声混成一片。雷德对超市经理说:

雷德:长官?可以上卫生间吗,长官?

经理(示意他可以):你不要每次撒尿都向我请示,想去就去,明白吗?

274. 内景,员工卫生间,白天

雷德走到小便池前,他看着墙上镜子中的自己。

雷德(画外音):30年了,每次撒尿都要报告。不这样的话,一滴都挤不出来。

音乐响起,是甲克虫乐队的音乐。乔治·哈里森在唱《有你没你》。

275. 外景,街上,白天

音乐继续。雷德走在街上,他盯着女人们看。这些女人对于他简直像是外星人。

雷德(画外音):还有女人。我已经忘了世界上还有一半人是女性。这里到处可见女人,各种模样、型号。多数时候一看到她

们我就要勃起,心里暗骂自己是个老色鬼。

两个年轻女人身穿毛边短裤和T恤衫,从雷德身边走过。

雷德(画外音):也不见她们穿奶罩,两个乳头直挺挺地支在那儿。天哪,要在我那个时代,有人在公共场所穿成这样,肯定会被抓起来,怀疑她精神不正常。

276. 外景,公园,黄昏

雷德发现公园里到处都是嬉皮士在闲逛。原来音乐是从这里的一个收音机里传出来的。一个女嬉皮士随着甲克虫的音乐来回摇摆,完全沉醉在音乐之中。

雷德(画外音):他们管这叫“爱之夏”^①。要我说,应该叫“疯子的夏天”。

277. 内景,假释办公室,白天

雷德坐在他的假释官对面,假释官正在填写他的报告。

① 爱之夏(the Summer of Love):指1967年夏天,当时旧金山高地——阿什伯里社区的嬉皮士开始获得全美传播媒介的广泛注意。新闻界报导强调嬉皮士在提倡和平主义、利他主义方面的成绩和影响力。

假释官: 你是在狱外生活吗, 雷德?

雷德: 是的, 长官。

假释官: 过得怎么样, 还适应吗?

雷德: 外面的生活的确大不一样。

假释官: 跟我说说。朋克青年正在反战。你能想象吗? 连我的孩子都包括在内。我恨不得敲碎他的脑袋。

雷德: 我想世界是在发展吧。

278. 内景, 超市, 白天

雷德在为顾客打包, 小孩子们在他跟前碍手碍脚。一个孩子举着一把玩具枪对着雷德, 扣动了扳机。雷德看着那枪火花四射, 发出“乒乓”的响声。

孩子被母亲带走。雷德开始为下一位顾客打包。镜头缓慢推进至雷德。他被噪音包围着, 像是龙卷风的中心。他周围全是人, 像风一样围着他转, 从各个方面向他压迫过来。噪声越来越大。雷德想摆脱自己的焦虑, 但是做不到。他慌乱地将顾客的东西塞进口袋后匆忙地离开了。他穿过商店, 穿过走廊, 越走越快, 最后推开了一扇门, 进入了——

279. 内景, 员工卫生间, 白天

他使劲关上们, 重重地靠在门上, 将一切关在了外面, 他费劲地呼吸着。

他走到洗手池前, 洗了把脸, 试图平静下来。仍旧能听到外面的喧闹声, 似乎无法摆脱。他四下看了看, 虽然卫生间很小, 不过对于他来说还小得不够。于是他进了一个隔间, 锁上门, 将座便器的盖子放下, 坐在上面。现在他感觉好些了。他伸出手, 感觉到墙的存在, 这回他感到安全一些了。他抬起脚, 这样别人进来时就不会发现他了。

他坐了一阵, 直到自己彻底平静下来。

280. 外景, 街上, 黄昏

雷德走在回家的路上。

雷德(画外音): 眼前一个残酷的现实

是, 我在外面根本呆不下去。

他在一家当铺的橱窗前停下脚, 目光落在一排手枪上。

雷德(画外音): 我惟一想做的就是解除假释。

店主出现了, 他锁上店门, 挂上了闭店的牌子。

281. 内景, 雷德的房间, 夜

雷德躺在床上, 吸着烟。他无法入睡。

雷德(画外音): 生活在恐惧之中是件可怕的事。布鲁克斯·哈特伦明白, 他再明白不过了。我惟一想做的就是回到我所习惯的生活中去, 因为在那儿我不用总是这样提心吊胆。

他看着大梁上的“布鲁克斯到此一游”。

雷德(画外音): 只是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我曾经向安迪许下的诺言。

282. 外景, 乡村小路, 早上

一辆卡车行驶在路上, 扬起一路的灰尘。忽然卡车停下了, 雷德从后面跳了下来, 挥手向司机道谢。卡车开走了, 雷德开始步行。路边的标志上写着: 巴克斯顿。

283. 外景, 缅因州乡村, 白天

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树木都染上了秋天的颜色。雷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手里拿着简易的指南针。他在找安迪提到的那片干草田。

284. 外景, 乡村, 白天

他一边走, 一边寻找着。天色有些晚了, 雷德看到远处的一片田地, 田地边上有一堵石墙, 看上去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诗中的景色。墙的尽头有一棵大橡树。雷德看了一眼指南针, 树是在墙的最北边。他穿过土路, 走进了那片田地。

285. 外景, 干草田, 白天

雷德沿着长长的石墙朝大橡树走去。树上的一只松鼠发现了他, 吓得逃到更高的

树枝上去。雷德仔细地看墙根, 没发现什么特别的, 他叹了口气。他大概觉得自己想要完成的是一项愚蠢的使命, 转过身想走。

忽然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他走了回来, 蹲下, 凑近去看。他舔湿了一个手指尖, 在一块石头上蹭了两下。一层土被蹭掉之后, 石头露出了火山玻璃的颜色。他想将它弄出来, 似乎已经看到了希望。可是石头太滑了弄不出来。他掏出一把小刀, 将石头撬松, 挖了出来, 留下了一个坑。

雷德总算发现了下面的秘密, 眼睛盯着埋在石头下面的东西, 他惊呆了。那是塑料袋包着的一个信封, 上面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雷德。

雷德抽出信封, 站了起来。他盯着信封看了一会儿, 几乎不敢将它打开。最终他还是打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个小一点儿的信封和一封来信。雷德看着信:

安迪(画外音): 亲爱的雷德, 如果你看到了这封信, 说明你已经出来了。那么既然你已经走了这么远到了这儿, 也许你也会愿意再走得更远一些。你还记得那个小镇的

名字, 是吗? 我想找一个好人来帮我实现我的计划。我会一直在那儿等你, 棋盘已经准备好了。(停顿) 记住, 雷德, 希望是一件好事, 也许是最美好的事, 而美好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我衷心地希望你能读到这封信, 希望你一切都好。你的朋友, 安迪。

读到这里, 泪水涌出了雷德的眼眶, 静静地在他的脸颊上流淌着。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信封, 发现里面是一叠崭新的 50 元面值的钞票, 一共有 20 张, 总共 1000 美元。

286 内景, 雷德的房间, 白天, 1967

雷德穿着他的那套西服, 打好了领带, 戴上帽子, 他的提包放在门口。他最后看了一眼房间。现在只剩下一件事了。他将一把木椅子放在房间中央, 抬头看着大梁。

雷德(画外音): 要么忙着活, 要么忙着死。说得简直太对了。

他踏上椅子, 椅子晃动了两下。

287 内景, 布鲁斯特, 雷德房间的门, 白天

门开了, 雷德拎着包出来, 朝楼下走去。房门开着, 镜头推进至屋内, 至大梁上面那



行字“布鲁克斯到此一游”。

在那旁边有一行新刻上去的字：“雷德也是。”

288. 内景，“灰狗”长途汽车站，白天，1967

移动镜头拍摄，许多人在排着队买票。

雷德(画外音)：平生第二次，我又犯了罪。

镜头移动至雷德，他排在第二，提包放在他的脚边。

雷德(画外音)：违反假释规定。不过我想，他们决不会兴师动众来抓我这么个老犯人的。

雷德(上前一步)：得克萨斯，麦克纳里。

289. 外景，移动镜头，白天，1967

新英格兰迷人的景色快速掠过。

角度转换，一辆“灰狗”公司的旅游车在路上高速行驶着。镜头掠过每一个窗口的面孔，最后停留在望着外面风景的雷德脸上。

雷德(画外音)：我兴奋得无法安静地坐在那里，甚至无法思维。我想这是只有一个自由人才能感受到的兴奋，一个刚刚开始漫长而未知的旅程的自由人……

290. 长途汽车

在地平线的尽头缩小为一个点。

雷德(画外音)：我希望能越过边境。我希望能见到我的朋友，握住他的手。我希望太平洋能像我梦到的一样湛蓝。(停顿)我希望。

291. 外景，海滩，全景镜头，白天

远处的海滩上泊着一艘小船，看上去像是被人遗弃的破船。船边有一个人。

292. 镜头向船推进

一个男人仔细地将船上原来的漆除去，一边仔细地打磨着船体。他脸上戴着护目镜和口罩。

雷德在远处出现，他从沙滩上走过来，穿着他那身廉价的西服，手里提着那个不值钱的提包。

船边的那个人停下手中的活，慢慢地转过身。雷德已经来到他跟前，正咧嘴笑着。船边的人抬起眼镜，摘下口罩。没错，这人正是安迪。

安迪：你看上去像是能搞到各种东西的人。

雷德：这方面我的确小有名气。

雷德脱掉上衣，拿起一张砂纸。两人一起干了起来。

淡出

(完)

• 简讯 •

汤姆·克鲁斯与斯皮尔伯格再度合作，拍摄火星入侵地球

继科幻动作片《关键报告》之后，好莱坞大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与汤姆·克鲁斯将再度合作，这次他们要把英国知名科幻作家威尔斯 1898 年推出的轰动一时的小说《未来的战争》搬上银幕，其内容是描述火星入侵地球的种种恐怖景象。预计 2005 年开镜。

1938 年，尚未成名的奥逊·威尔斯曾将该小说改编成为广播剧，模仿新闻实况转播的方式来播出，结果许多美国民众以为真的有火星入侵地球而引发了一场社会恐慌，甚至有人逃出城市，到乡间避难，以免遭外星人俘虏。这起事件因此成为美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实际研究案例。

(理嘉编)